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稼軒詞》菊意象研究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紀廣榮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林良娥 師

呈交日期：04-04-2014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題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謝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綜述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5
第四節 研究難題	6
第二章 辛棄疾《稼軒詞》與花中四君子	9
第一節 辛棄疾生平概述	9
第二節 《稼軒詞》與其評價	12
第三節 “花中四君子”的文化意蘊	14
第三章 中國菊文化與菊意象之含義	17
第一節 中國菊文化概述	17
第二節 菊意象之含義	19
第一類 意象的定義與源由	19
第二類 文人與菊意象	21
第四章 《稼軒詞》菊意象之分類與其意蘊	23
第一節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24
第一類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之意蘊	24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28

第二節	壽菊意象	33
第一類	壽菊意象之意蘊	33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壽菊意象	35
第三節	言愁菊意象	38
第一類	言愁菊意象之意蘊	38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言愁菊意象	40
第四節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43
第一類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之意蘊	43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45
結語		50
參考文獻		53
附錄一	《稼軒詞》菊意象之詞作	59
附錄二	《稼軒詞》菊意象之數量統計表	73
表(1)	《稼軒詞》菊意象分類一覽表	73
表(2)	《稼軒詞》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分類一覽表	77
表(3)	《稼軒詞》菊意象卷次分佈一覽表	78

《稼軒詞》菊意象研究

宣誓

僅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材料，皆已于註釋中具體註明出處，并詳列相關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 11ALB02162

日期：

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是《稼軒詞》中所有提及關於菊（或黃花）的詞作意象研究。所謂“意象”是指文人所塑造出一種藝術形象，其是由文人內心主觀的思想感情與外界客觀事物互為交融、融合所產生的。花卉草木是宋詞中常被詞人所使用的意象，其往往被賦予美好的人、事、物，以表達詞人對高潔品格之追求、對隱逸生活之嚮往、對人生之領悟等。本論文的研究對象——菊意象即是其中之一。

辛棄疾偏愛菊意象，據筆者數量統計，《稼軒詞》中提及菊（包括黃花）意象之處共有 56 次，是宋代寫菊量最多的詞人。故筆者欲通過探析其《稼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來窺探其寫菊意象所要表達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並進一步了解其偏愛寫菊的原因。

本論文分四章論述。第一章緒論，筆者將分為四個小節分別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綜述、研究範圍及方法與研究難題。第二章正式進入正文，介紹辛棄疾、《稼軒詞》與花中四君子，分三節論述：第一節將對辛棄疾生平作簡要的概述；第二節介紹《稼軒詞》與總結歷代文人對它的評價；第三節則略談“花中四君子”的文化意蘊內涵。論文第三章乃中國菊文化與菊意象之含義，筆者將分兩節論述：第一節主要對中國傳統菊文化作簡概介紹；第二節則著重于探究意象的定義與源由，並略談歷代文人筆下的菊意象描寫。

第四章為本論文的核心部份，筆者將對《稼軒詞》中所出現的菊（包括黃花）意象進行分類並探討其意蘊內涵。此章分為四節，分別為屈原與陶淵明菊

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為求清楚明瞭，筆者將在每一節先分別論述該類菊意象的意蘊內涵，隨后方才引用《稼軒詞》中提及菊的 56 處相關詞作，探討辛棄疾筆下的各類菊意象。最後，筆者將在結語的部份總結前四章的研究成果，為本論文所探討的課題做個總結。

【關鍵詞】 辛棄疾；稼軒詞；菊；意象

致謝

本論文之所以能順利完成，筆者首先要感激勞苦功高的論文導師——林良娥老師。感謝林老師在筆者毫無頭緒的時候給予提點，讓筆者有了明確的方向，確立所要研究的論文範圍。在撰寫論文期間，每當筆者遇到疑難問題無法獨立解決時，林老師都會放下手中繁瑣之事抽空指導並給予鼓勵，帶領筆者走在正確的研究軌道上，真心感激！

有謂：“人生再幸福不過的事就是父母健在，知己兩三，愛人永在。”的確如此！感謝大學三年父母的辛勞付出與關心，讓筆者不需為生計而煩，能盡情地享受學習與玩樂交融的多姿大學生活。朋友的體恤也使筆者萬分感動，從剛開始的獨自一人生活，到結交了一群良朋好友，再經相處間的磨合，最後仍是朋友的就你們幾位——慧嫻、雯栗與蒼泰，真心感謝你們對我的包容。再者，非得感謝我的至愛林瓊，謝謝你在生活中作為我聆聽的耳朵，在課業上作為我相互討論學習的對象，在課堂上作為我一同奮鬥的組員，慶幸有你。

再次感謝所有給予我積極幫忙的師長與親朋好友，如有疏略敬請原諒，今後筆者將繼續努力，提升自己，以迎接未來所有的挑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主要探討宋代南渡詞人辛棄疾《稼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筆者希望通過探析《稼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來窺探辛棄疾寫菊意象所要表達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並進一步了解其偏愛寫菊的原因。

縱觀辛棄疾的一生，仕途生涯坎坷不堪，雖滿懷復國豪情壯志卻無處伸展、滿腹才智卻慘遭小人讒妒，滿腔不得抒發的熱血只能通過詞的創作抒發排解。因此，《稼軒詞》承載了詞人滿腹牢騷、無奈、哀怨及豪情壯志，成為歷代學者研究辛棄疾不可或缺的主要材料。

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於稼軒詞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生平經歷的論辯；二、蘇辛異同辯；三、辛棄疾及陶淵明；四、辛詞在詞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孫華娟，2003：23）。關於辛棄疾詞的“意象”這一研究範疇，歷來學者鮮少碰觸。然而，意象研究其實是最能窺探出文人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的途徑，這是因為意象是由文人內心主觀的思想感情與外界客觀事物互為交融、融合所產生的，其必定緊扣文人的內心世界。

辛棄疾在意象的使用方面有一項特出的表現，即其是宋代詞壇寫菊意象最多的詞人。關於這一點，學者張桂鳳在其《宋詞菊花意象研究》中有明確的論述，並附有統計數據為證。據筆者統計，《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一共出現56次（包括“黃花”）之多，然而學術界針對其內涵意蘊的研究卻無所見。基於以

上這幾點，筆者選擇菊意象作為本論文的研究重心，企圖通過對《稼軒詞》菊意象意蘊內涵的分類探析，進一步窺探辛棄疾的內心世界，並嘗試找出其偏愛寫菊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綜述

本論文所引用的辛棄疾詞作主要來源於鄧廣銘箋註的《稼軒詞編年箋註》。此書最大的特點是廣征博引了古今各種文獻資料，經排比考訂，為大部份辛詞做了編年，並詳細地注出了辛詞所使用的絕大多數典故的出處，附錄了記載某些詞之事件的材料與諸家酬贈詞（鞏本棟，2007：397）。鄧廣銘先生是現代學術界中對辛棄疾研究最多、時間最久並最具權威性的學者，其《稼軒詞編年箋註》可說是迄今為止被學者們公認最好的辛詞編年註釋本，故筆者以其作為《稼軒詞》詞作來源應屬妥當。

在辛棄疾生平概述方面，筆者主要參考學者葉嘉瑩與朱德才之觀點，將辛棄疾的一生分為四大階段，並以鄧廣銘先生所編的《辛稼軒年譜》為資料輔助論述。關於《稼軒詞》與其評價，除了參考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註》的例言部份以外，筆者還參考了由辛更儒所編的《辛棄疾資料彙編》。此書輯錄了南宋至清代關於辛稼軒的文獻資料，包括其生平事蹟、功業、思想淵源的記載，後世對他的追慕懷念與議論，以及其著作的評論與考證，其中還包括了對一些作品的解析、詮釋，主要文獻來源於史籍、筆記、方志、文集、總集、詞話、類書等（辛更儒，2007：1）。這些資料將根據朝代順序分為南宋、金、元、

明、清五個部份，每個朝代的資料又大體根據作者生年先後順序排列。此書的編排完整有序，資料收集也相當豐富，是研究《稼軒詞》評價重要的參考書之一。

在菊文化概述方面，筆者主要參考由周裕蒼、周裕幹所編寫的，于 2011 年出版的《菊韻》。作者首先介紹了菊花之生態、分類、品名與特徵，后根據菊在各個方面的文化表現分章論述。文學方面，作者論述了名人與革命先輩之菊花情結、《紅樓夢》之菊花詩、陶淵明與菊及酒、菊之詩詞選錄、詠菊詩話等，其他領域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則包含菊之畫、菊與醫藥文化、手工藝品、飲食文化、民俗的關係、菊之珍聞逸事與傳說等。《菊韻》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廣泛，其為讀者做出了全面的中國菊文化概述，是研究中國菊文化入門適合閱讀的書目之一。

再者，還有張榮東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菊花文化研究》。此論文主要研究菊花題材文學與審美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其表現，全文共分八章。第一至四章論述了菊文化生成與發展進程及其文化意義的歷史研究，其中第四章“陶淵明採菊的文化意義”屬於點的深入。第五至八章屬於不同文化方面的菊形象及其文化意義闡釋（張榮東，2008：1）。筆者以其作為了解中國菊文化之橋樑，爾後有效地判斷《稼軒詞》各個菊意象的意蘊內涵。

本論文中關於意象的定義與源由主要參考自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此書是中國首部完全由高等師範院校教師合編的“文學概論”教材。教材中引用了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觀點與材料，並對社會主義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的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吸收，主要分為五大章節論述，分別為導論、文學活動、文學作品、文學創作及文學消費與接受。文學意象是該書在探討文學

作品的文本層次與文學形象的理想形態所分支的一節，該書重新啟用“文學形象”、或“形象”的概念，棄置泛化意象觀，從而追溯“意象”一詞的古義，以其專指一種特殊的表意性藝術形象或文學形象（童慶炳，2006：230）。此書讓筆者對意象這種看似抽象的文學形象有了清楚的概念，使筆者在著手研究《稼軒詞》之菊意象時更得心應手。

在《稼軒詞》菊意象之意蘊內涵分類方面，筆者主要參考學者張桂鳳的碩士論文《宋詞菊花意象研究》。該論文將宋詞中的菊花意象內涵分為陶淵明菊意象、屈原菊意象、壽菊意象與愛情菊意象四大類，並從宋代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討重陽詞與詠花詞中的菊意象。筆者在此基礎上進行擇取合併、修改變化，根據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意蘊內涵屬性，將《稼軒詞》中的菊意象分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四大類。

在《稼軒詞》詞作的內容探析方面，筆者也參考了由葉嘉瑩主編，朱德才、鄧紅梅與薛祥生共同編著的《辛棄疾詞新釋輯評》。該書共收入辛詞 629 首，其是以 1993 年版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為底本進行編訂的。編著者除了為每篇詞作附上註釋、輯評以外，還針對該詞作了詳盡的講解，讓筆者更容易領略到辛棄疾各篇詞作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與意蘊內涵，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書籍與論文以外，筆者還參考引用了其他相關文獻。由於不便一一說明，筆者只好在論文的結尾附上所有的參考文獻。本論文就是在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吸收整理，配合筆者的定量分析與對菊意象之研究成果，綜合彙集所完成的。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對辛棄疾《稼軒詞》中所出現的菊花意象進行研究，通過探析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的意蘊內涵，窺探其寫菊意象所要表達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並進一步了解其偏愛寫菊的原因。本論文所引用的稼軒詞作主要來源於鄧廣銘所編著的《稼軒詞編年箋註》，所有關於稼軒詞字句、標點版本不同的問題都以該書版本為準。

在菊意象的定量統計方面，筆者除了找出《稼軒詞》中所有出現“菊”的詞作，“黃花”也被列入其中。據筆者統計，《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一共出現 56 次，其中包括“菊” 41 次，“黃花” 15 次。本論文所涉及的研究範圍就是《稼軒詞》中的這 56 處菊意象，筆者之所以將黃花算入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黃花是菊之別稱，雖然黃花也可能指代其它黃色的花卉，但縱觀辛棄疾筆下 15 處“黃花”意象，不難發現這些黃花意象都是伴隨著陶淵明意象或重陽節意象一同使用的，而陶淵明與重陽節又與菊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見得《稼軒詞》中的黃花即是菊花的別稱，其並非是其它黃色花卉的指稱，其與辛棄疾一般所寫之菊沒有太大的不同，故其應當被算入其中；其二、黃花在《稼軒詞》中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將之忽略也許會使筆者的定量分析結果產生更大的誤差，間接影響菊意象研究成果之準確性與全面性。

在研究方法上而言，筆者主要採用了文學文本釋義法與定量分析法。文學文本釋義法主要是指批評者立足文本，以解釋者的身份去探析、揭示文本中所蘊含及展示的意義，包括作品中所萌芽的新的傾向，以及作品中所體現的而作

者本人卻未明確意識到的東西（王先霏、胡亞敏，2005：49）。中國古典詩詞創作歷來講究含蓄而忌淺露，字裡行間往往蘊含著文人更深遠的思想感情與意志，故在研究古典詩詞方面，文本釋義法扮演著非常重要之角色。筆者以文本釋義意義法作為研究《稼軒詞》菊意象之方法，通過剖析辛詞內容，揭示《稼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從而探視辛棄疾的內在心理與思想感情。

另，定量分析法主要是根據統計數據，運用數學模式計算分析對象的各項指標或數值，后針對數據統計結果進行分析的一種研究方法，其最早是運用于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后被借以運用于文學研究中。近代學術界中將此方法運用于詞學研究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學者劉尊明與王兆鵬，他們于 2012 年出版了《唐宋詞的定量分析》。此書主要針對唐宋詞進行定量分析，其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四個層面：唐宋詞史層面的定量分析、唐宋詞作層面的定量分析、唐宋詞傳播接受層面的定量分析與唐宋詞研究學術史層面的定量分析（劉尊明、王兆鵬，2012：9-16）。筆者由此受到啓發，故嘗試將定量分析法運用于《稼軒詞》菊意象之研究，希望借由此研究方法更好地窺探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與了解其大量寫菊的原因。

第四節 研究難題

在撰寫論文初期，筆者主要面臨參考資料與文獻不足的難題。本校圖書館關於辛棄疾的參考書目極少，大部份只集中在對其生平與詞風之研究著作，而菊文化方面的書目更無所見，基於金錢上的考量，筆者只有通過下載電子書，

或向師長朋友們借，在別無選擇之際才花錢購買。筆者也嘗試通過其他資料來源的搜索如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來獲取更多參考文獻以作為參考及支持論點之用。

在《稼軒詞》菊意象使用量的數量統計方面，筆者面臨到統計數據出現誤差的難題。筆者所用的《稼軒詞編年箋註》共收錄稼軒詞多達 629 首，欲找出其中所有出現“菊”與“黃花”之處需耗時不少，且一不留心還可能照成數據上的誤差，影響分析結果。故筆者除了通過人工搜索，也通過電子搜索，後將兩者統計數字作比較以確保無誤。

經筆者統計，《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一共多達 56 次，如要詳盡分析、逐一來談，論文必定顯得混亂，故筆者一直困頓其中。后在受到學者劉尊明與王兆鵬以定量分析法研究詞學的啓發后，筆者決定嘗試運用此方法進行研究。對《稼軒詞》菊意象進行定量統計最先需要解決的難題就是在菊意象意蘊內涵分類方面，如何對菊意象進行分類成為了筆者茶飯不思之煩惱。

《稼軒詞》中有部份詞作的菊意象無法只歸類于一種內涵屬性之下，因為其不專屬於一種意蘊內涵，如《水調歌頭·賦松菊堂》。該詞作之菊意象同時配合屈原意象與陶淵明意象使用，應屬於屈原菊意象與陶淵明菊意象。還有部份菊意象的意蘊內涵是辛稼軒較少使用的（少於 5 次以下），如將其逐一歸類、分節論述，會造成論文過於冗長，從而模糊焦點，但基於論文的詳盡性又不能忽略不談。

經過再三反思，筆者將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中意蘊內涵較為相近的進行合併，如將屈原菊意象與陶淵明菊意象合併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一起分析論述。另外，辛棄疾較少用的菊意象類型則一併歸類于其他菊意象之下，並與

重陽菊意象合併論述。最後，《稼軒詞》中所出現之菊意象都被筆者歸類在四大類別之中，這四大類別分別是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第二章 辛棄疾《稼軒詞》與花中四君子

第一節 辛棄疾生平概述

辛棄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後別號稼軒居士，濟州曆城（今山東濟南）人。辛棄疾所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自“靖康之亂”（1127）宋王朝倉皇南渡以後，南宋、北金時而開戰，時而議和。辛棄疾誕生的次年（1141），“紹興和議”成；在其25歲時，“隆興和議”成；在其卒后一年（1208），“開禧和議”成（朱德才，1997：1）。與此息息相關的是南宋朝內主和、主戰兩股勢力，彼此明爭暗鬥，呈現出此消彼長之局面。

為求清楚明瞭，筆者將辛棄疾的一生劃分為四大階段論述，此分法乃參考自學者朱德才與葉嘉瑩之觀點：

一、23歲南渡前的青少年時期，即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辛棄疾秉奉祖訓，志切國仇，嘗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鄧廣銘，2007：113）。稼軒幼年曾隨祖父辛贊遷調而遊歷四方。辛贊因家累未能脫身南下，故出仕于金，但其心懷故國，常引辛棄疾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憤（徐漢明，1997：322）。”從此，在其幼小的心靈種下強烈的民族意識。辛贊也曾派遣稼軒兩次跟隨計吏抵達金人的腹心地帶燕山，以考察當地的地理位置及金人的軍事形勢等。但預謀未成，辛贊就已離開人世。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廢帝完顏亮大舉南侵。稼軒甫屆成年，即乘機舉義，率眾南歸（鄧廣銘，2007：113）。當時，辛棄疾聚合起兩千人組織義軍，

并帶領部隊和當時力量最強大的義軍耿京部聯合起來一同抗金，辛棄疾擔任掌書記。次年，他奉表南渡，正逢張安國殺耿降金。稼軒在得知此事以後，立即率五十餘騎手直襲金營，生擒叛將獻俘行在。洪邁《稼軒記》中記載，此舉“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轉引自辛更儒，2007：4）。”辛棄疾因此留宋而被委任以江陰簽判之職。可以說，青少年時期是辛棄疾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時期。

二、23 歲至 42 歲的壯年時期，即紹興三十二年至孝宗淳熙八年（1162-1181）。這一時期的辛稼軒雄心勃勃，對於恢復事業信心十足。“隆興和議”以後，他先後上了許多奏疏，審時度勢，提出富國謀略，其中包括《美芹十論》、《九議》等。但由於統治者較為保守，並未採納他的建議。十年間，他只擔任了江陰簽判、廣德軍通判、建康通判以及司農主簿等職，卻一直沒有機會參與籌措抗金恢復大計。

乾道八年（1172），辛棄疾出知滁州，開始了南歸后的第二個十年的遊宦生涯（葉嘉瑩，2006：2）。在此期間，他只被派去平定內亂，而未被派往抗金前線。他由簽判而知州，由知州升任提點刑獄，由提點刑獄而安撫使，雖然宦跡無常，但卻取得卓越的政績。

三、43 歲至 63 歲的中晚年時期，即淳熙九年至寧宗嘉泰二年（1182-1202）。辛棄疾為人正直，在工作處事上剛直不阿，故不經意觸怒了一些權貴。淳熙八年（1181）冬十一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旋以臺臣王藺論列，落職罷新任（鄧廣銘，2007：200）。於是他返居江西上饒城外的帶湖。

在這十年的罷職閒居生活中，辛棄疾寄情于山水，創作了大量的詞作。帶湖的優美風景並沒有使他忘卻抗金統一的志願，其詞不是流露出功名未成、對

於未老投閑的悲憤心酸之苦。光宗紹熙三年（1192）春，又赴福建提點刑獄任（鄧廣銘，2007：223）。但紹興五年（1194），又再次被彈劾罷官，由於帶湖住宅失火故遷至鉛山期思渡旁的瓢泉隱居。此次退隱內心感觸比前十年退居時更來得復雜，辛棄疾意識到才高必遭忌，功高必受害的殘酷事實，最後只好選擇退身以自保，一退又是八年之久。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辛棄疾一生中被迫歸隱的時期，除了 53 歲至 55 歲一度出仕以外，兩遭彈劾，有十八年時間都是在江西老宅隱居渡過的。

四、64 歲至 68 歲卒的晚年時期，即嘉泰三年至開禧三年（1203-1207）。嘉泰三年（1203）夏，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鄧廣銘，2007：249）。當時，當權宰相韓侂胄謀圖北伐以保個人勢力，啟用大批主戰人士，辛棄疾也是其中之一。雖已 64 高齡，但稼軒立即從閒居生活中脫身，赴浙東上任。

在任期間，他疏奏危害農事六弊；行在召對，他又再申《十論》、《九議》之旨，言金國必亂必亡；在鎮江府，他積極備戰，遣諜偵察（朱德才，1997：3）。但未有成就，又遭彈劾，三都罷官。稼軒自 66 歲秋罷居瓢泉后，屢見封召，乃至授以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要職，但卻因年老病多一一拒絕。開禧三年（1207）九月初十含恨離世。葬鉛山縣南十五里陽原山中（鄧廣銘，2007：270）。

第二節 《稼軒詞》與其評價

辛棄疾乃南宋一代詞家，身處兵馬倥傯亂世的他擁有滿腔報國熱血卻驥足難展，此際遇間接促成了其濃厚的民族意識。徐鈺（2005）云：“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甫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250）。”他把對國家、對民族的憂患意識寄託于詞的創作，在豪放不羈的性格與不幸際遇的交融下，產生出一種雄奇剛直而又深婉雅麗的獨特詞風。

辛棄疾是宋代存詞量最多的詞人，現存詞作一共有六百二十九首（鄧廣銘，1993：12）。關於辛棄疾詞，鄧廣銘（1993）在其《稼軒詞編年箋註》例言中提及：

辛詞刊本，系統有二：曰四卷本，其總名為《稼軒詞》，而分甲乙丙丁四集。今可得見者有汲古閣影宋鈔本，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曰十二卷本，名曰《稼軒長短句》，今可得見者有元大德己亥廣信書院刊本，明代王詔校刊、李濂批點本，汲古閣刊《宋六十名家詞》本，清末王氏四印齋刻本（45）。

由此見得，辛棄疾詞的版本流傳並不單一，主要有四卷本的《稼軒詞》和十二卷本的《稼軒長短句》之分，兩者所收錄的詞作數量也不盡相同。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歷代文人研究辛棄疾詞作的主要材料來源。須一提的是，現今學者一般用《稼軒詞》或《稼軒長短句》泛指辛稼軒之詞作，並沒有強調兩者之區別。

稼軒門人范開於《稼軒詞序》中言：“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故其詞之為體，如張榮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轉引自辛更儒，2007：50）。”范開道出了稼軒豪邁之英傑，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胸懷使然。他指出稼軒在藝術手法上的多變，在內容題材上的廣泛性以及對於詞境拓展之貢獻，給予《稼軒詞》極高的評價。

再者，南宋劉克莊《辛棄疾集序》云：“公所作大聲鞞鞞，小聲鏗錡，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由蒼生以來所無。其秣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朗之下（轉引自辛更儒，2007：102）。”劉克莊道出了稼軒詞風之多樣化，別開天地，橫絕古今，是相當難能可貴的。雖豪放雄奇卻又不失細膩雅麗之處，部份中調、小令也頗有嫵媚之作，其在秣纖綿密方面，未必會不如晏幾道與秦觀。

另見南宋劉辰翁（1987）《辛稼軒詞序》云：“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生、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家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漫，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177-178）。”劉辰翁對蘇軾與辛棄疾給予極高的評價。詞發展至蘇軾時雖“如詩如文”，但卻仍未引經用典；然稼軒“以文為詞”以後，詞人常化用前人詩句，廣泛引用經、史、子、集各種典籍與歷史典故。劉辰翁肯定了辛棄疾在開拓典故運用的貢獻。

關於稼軒“以文為詞”之成就，明人毛晉《跋稼軒詞》載：“宋人以東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善評也（轉引自辛更儒，2007：215）。”毛晉所言是指蘇東坡以詩為詞，利用詩之方法來創作詞，打破了“詩言志，詞主情”的傳統觀念，開拓了詞的意境。而稼軒則以文為詞，嘗試打破詞傳統的章法、句法，

把典故、經史融入詞中，并合乎詞所講求的韻律，由此開拓詞境，賦予詞敘事議論的功能。基於如此，其“以文為詞”的藝術手法大大提升了《稼軒詞》之文學價值。

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及：“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突、特起，能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永瑤、紀昀等，2003：5-302）。”稼軒詞風多樣，或豪邁奔放、沉鬱悲哀，或纏綿悱惻、清麗婉約，有時更是幽默諧趣等。辛稼軒在詞壇上能佔有崇高之地位，這與其有別於當代其他詞家之藝術風格有著密切關係。

《稼軒詞》是歷代文人研究辛棄疾詞作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南宋以後歷代文人對《稼軒詞》的評論極多，筆者只是略舉一二論之。總結以上各家說法，部份文人肯定稼軒在詞境開拓上的貢獻與《稼軒詞》題材之廣泛性。他們大多也都認同辛棄疾豪放又不失雅麗之詞風，對其別樹一格的詞作風格表示欽佩。清代陳廷焯（1986）更尊稱辛棄疾為“詞中之龍”（3791），可見其《稼軒詞》之地位並不一般。

第三節 “花中四君子”的文化意蘊

“花中四君子”是中國文人對梅、蘭、竹、菊四種花卉植物之並稱，此稱謂最早是作為中國畫的傳統題材而被提出的（楊林坤，2011：41）。早在宋元時期，中國花鳥畫畫家便常以梅、竹為題材，配之以松進行創作，合稱“歲寒三友”。其後，不少畫家又在“三友”以外補上了蘭花，如元代吳鎮便以梅、

竹、松、蘭作畫，名之《四友圖》。直至明神宗萬曆年間，自號集雅齋主人的黃鳳池捨松而以菊代之，輯成《梅竹蘭菊四譜》，欲以此畫譜作為學畫的範本刊刻留世，其友人陳繼儒根據梅、蘭、竹、菊清高之節操而在該畫譜上題簽“四君”二字。自此，梅、蘭、竹、菊就被賦予“四君”之美稱，成為後世廣為流傳的花中四君子。

梅花是四君子之中最受文人青睞的，其是詠花詩詞歌賦中歌頌得最多的花卉，數量居百花之冠。梅花不與百花爭豔，不畏嚴寒，選擇在四季之終默默盛開，是一年之中開得最遲的花，但也基於在冬春之交盛開，使其成爲了一年之中最先綻放的花。這種堅貞清高之品格與高標獨秀之氣質不禁令人聯想起“清雅俊逸”之君子，故文人雅士常以梅花作為理想人格的象徵，加以追捧、敬仰。再者，梅花發展至明清時期又衍生出“五福”之文化意蘊內涵，其五葉花瓣分別象徵著幸福、快樂、和平、順利與長壽(榮斌，2003：117)。梅花以賀春報喜之態深入百姓家，這是對梅花清雅俊逸之形象的一大改革，這並非是對其高潔品格之貶低，反而更深切地展現出了君子人格中自甘奉獻的一面。

蘭花在四君子之中又有“花中君子”之美稱，此乃因為其獨有的花、葉、香極具色清、氣清、姿清與韻清這四清飲譽群芳，備受歷代文人所尊崇(楊林坤，2011：43)。蘭花不擇地而生，即可生長於遍野深谷之中，遠離世間紛紛擾擾而不自哀自怨；又可生長於庭前堂階之中，雖身處世俗之地卻不志得意滿，其堅貞素雅之品節常被用以象徵君子堅貞操守、不為世移之品格。再者，蘭花又有澹泊明志之君子高尚品德的象徵，其不以卓立莖節馳名於世，又不以嬌豔花姿獻媚於人，僅以淡潔清雅之氣使人賞心悅目，百般回味。

竹子在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具有高風亮節、剛直不阿之象徵，這與其形貌姿態與生長習性有著密切的關係。竹子的竹竿挺拔修長、拂云及霄，具有亭亭玉立之表；竹子的枝葉蔥翠常綠、四時不變，具有堅毅持久之志；竹子的結構上虛下實、外直中通，具有虛心見性、表裡如一之操，故竹子也有“竹君”、“此君”、“綠玉君”等別稱（楊林坤，2011：29）。古代文人士大夫偏愛在庭院栽植綠竹，以待日後賞竹詠竹，與竹為友，這是因為竹子兼具正直、志堅、貞潔、虛心之四德，是君子人格象徵之代表。

至於菊花的文化意蘊內涵，筆者在此暫且不談，留待下章進一步詳盡敘述。雖然“四君子”之並稱較晚，但其豐富的文化意蘊內涵早已在中國人的心裡生根蒂固，其從最初純粹作為審美功能之花卉逐漸發展為文人士大夫精神寄託之對象，被大量運用於詩詞、畫作等藝術作品的創作之中。古代文人通過對花中四君子姿態形貌與生長習性的細緻品味與觀察，總結出梅之高潔傲霜、蘭之堅貞幽雅、竹之虛心有節、菊之清貞淡雅的顯著特徵，並進一步將其與君子人格作緊密聯繫，通過以花自比，表明自身堅毅剛強、孤傲清高之品格。

第三章 中國菊文化概述與菊意象之含義

第一節 中國菊文化概述

中國是菊花的原產地，是栽培菊花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早在春秋時期就有對菊花的記載，《爾雅·釋草》云：“鞠，治蓄也（李學勤主編，1999：252）。”這裡的“治蓄”就是指今之秋菊。菊花最早是被作為藥用植物栽培，對於菊花藥用價值的認識，最早始於神農嘗百草，漢《神農本草經》載：“菊花……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繆希雍撰，2003：454）。”

古代的菊也作“鞠”，春秋戰國《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李學勤主編，1999：532-533）。”菊花有別於一般花卉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其花期不在百花齊放的春季，而是在群芳凋零的深秋。此處還通過菊花的自然生態現象反映氣候變化之規律，可見菊花具有記載節令的功用，故其有“九華”、“節花”等別稱。

戰國時期愛國詩人屈原（1983）在其《離騷》中寫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通過寫菊來表示自己高潔的品格，也從中透露出菊之可食性。又在《九歌·禮魂》中寫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屈原，1983：84）”，以芳潔之菊祭祀神靈，讚頌菊之永恆性與崇高性。由此，菊花與老百姓的生活緊密聯繫，並進入了文學的殿堂。

除了屈原的“餐菊”，漢代《西京雜記》也記載：“菊花舒時，並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葛洪，1985：20）。”人們在九月九重陽節飲用菊花釀的酒，已成為了傳統習俗。由上得以

看出，至漢代菊花已滲入了民間節慶、醫藥、文學等方面，形成了獨具一格之“菊文化”。

至晉朝，菊被大量種植，除其具有實用價值外，隨著人們審美情趣的提高，菊花的觀賞價值更得到了不斷的提升（周裕蒼等，2011：2）。自陶淵明（1979）寫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89）”名句以後，菊開始受到文人士大夫們的青睞，菊花詩開始盛行。陶淵明將菊花人格化，以其高雅淡泊、不同流合污之品格喻人，賦予菊花象徵君子之節、逸士之操的崇高形象。

唐代時期，菊花也從中國傳至日本，受到日本百姓的喜愛。他們將中國菊與日本菊進行雜交，從而形成了日本栽培菊系統（周裕蒼等，2011：3）。菊花到了唐宋時期被譽為“花中君子”，與梅、蘭、竹並稱為“歲寒三友”。此時期是菊花詩詞數量最龐大、內容最廣泛的鼎盛時期。據學者統計，唐宋詠菊詞分別達到 705 首和 551 首，詠菊詩人達 248 人和 151 人（岳薇、戴思蘭，2002：80）。菊花詩詞從最初描寫其可食性、藥用功效發展至寫菊之美、讚嘆菊之品格，最後又發展至借菊抒發個人情操、思鄉思親之情等等。

宋徽宗崇寧甲申年（1104），劉蒙的《菊譜》問世，其是中國第一部菊譜，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藝菊專著。該書根據菊花的顏色分類，共記載菊花 26 個品種。至宋末，史鑄《百菊集譜》問世，其所收錄之菊花品種多達 131 種，彙集了各家專譜和其自撰新譜，其中還收錄眾多有關菊的詩文、故事，內容相當廣博。

菊文化發展至宋代已相當普及，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無不牽涉菊花的。宮廷中常舉辦菊花賽會，飲酒賞菊、燃菊花燈。民間每年也有菊花會，各種名菊異品紛紛展現、百姓以菊花糕為禮互送、文人賦詩填詞以頌菊。人們愛菊、賞菊、詠菊已成風氣，作為一種中華文化，代代相傳。

第二節 菊意象之含義

第一類 意象的定義與源由

中西文論中，都有意象（Image）一詞，將之歸納主要可分四中：一是心理意象，即心理學意義上之意象。二是內心意象，即人類為實現某種目的而構想的、超前的、新生的意向性設計圖像。三是泛化意象，即文藝作品中出現的一切藝術形象或語象的泛稱，基本上相當於藝術形象。四是觀念意象與其高級形態的審美意象，簡稱意象或文學意象（童慶炳，2006：230）。本論文所探討之“意象”較傾向於審美意象，是滿足文學家對審美理想之追求所使用的高級形態的觀念意象，其是用以表達某種抽象觀念或哲理的藝術形象。筆者將通過追溯“意象”一詞的古義，來探討意象的源由。

關於意象，最早可以追溯至《周易·繫辭》：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李學勤主編，1999：291）。

意象之古義乃“表意之象”。此處的“意”與“象”分別為兩個個別概念，“意”指唯有聖人才能發現的“天下之赜（李學勤主編，1999：274）”，孔穎達將它解釋為“天下深赜之理（李學勤主編，1999：274）”，而“象”則是指卦象。由於言不盡意，所以聖人立象以盡其意。

而最早作為一個概念被提出的“意象”見於漢代王充的《論衡·亂龍》：

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黃暉，1990：705）。

王充以熊麋的形象來象徵某侯爵威嚴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畫面形象，嚴格來說已屬觀念意象。另外同篇也提及：

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人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木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亦當感動，立意于象（黃暉，1990：703-704）。

王充說道孝子們對著祖先牌位敬禮，明知不是真的，還是為之感動，就因為“立意于象”。此處得以見得王充對象徵原理有一定的了解，說明漢以前意象之說就已相當成熟了。

由上得知，意象可被理解為“表意之象”，理解為通過象徵手法創造的，用以表達某種抽象觀念的形象，這些實際上都是觀念意象。然而觀念意象的範疇是非常廣泛的，如在新婚夫妻的床上撒上一把花生、紅棗，在英雄人傑胸前插上一朵紅花，在孩童的脖子掛上一副金鎖等等（童慶炳，2006：231）。而文學中所使用的意象有別於這些一般意義上的觀念意象，其是一種高級形態的觀念意象，是文人、藝術家所追求的最能體現其審美理想的高級意象。清代文論家葉燮（1979）在其《原詩》一文中提及：

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30）。

葉燮認為“人人可言之理”與“人人可述之事”都不需勞駕詩人來言述，詩人所追求的應該是表達那些“不可言之理”與“不可述之事”的高級藝術形象，即高級形態的觀念意象。這種高級形態的觀念意象在文學中是以審美意象的狀態呈現，其一般都具有哲理性與象徵性。

文學中的意象，即所謂的審美意象主要是指以表達某種哲理觀念為目的，以象徵性為其基本特徵的，在某些理性觀念和抽象思維的制導下創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義性的達到人類審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童慶炳，2006：236）。漢以後文人喜愛意象，將其運用於詩、詞、曲等文學創作之中。這種具有象徵性、多義性、求解性并達到一定審美理想境界的意象使用大大地提升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水平與審美價值。

第二類 文人與菊意象

菊花雖不是百花中最豔麗芬芳、稀有名貴的，但其傲霜抗寒、高潔淡泊之品格常常觸動文人內心深處的情思心緒。故文人常賦予菊花豐富的象徵內涵，通過寫菊意象抒情言志。

菊花進入文學的殿堂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楚國愛國詩人屈原（1983）在其《離騷》與《九歌·禮魂》中分別提及：“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84）”。雖然詩中的菊花意象並非主角，嚴格意義上來說該詩也並非詠菊詩，但其卻成為了後世詠菊文人的典範，給詠菊文學帶來深遠的影響。

魏晉時期，詠物文學的發展繁榮鼎盛，以菊作為主角的詠菊韻文相繼而增，如郭璞的《菊贊》、成公綏的《菊頌》和袁山松的《詠菊》等。這些作品有的描寫菊之外形、有的讚頌菊之品格、有的讚歎菊之妙用，這些韻文都是以菊作為歌詠對象的。另外凡提及菊花必定聯想東晉大詩人陶淵明。自陶淵明寫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名句以後，後代文人常以陶淵明意象配合菊意

象共同使用，菊成爲了高風亮節隱逸人格的象徵。可以說，在陶淵明詠菊以前，詠菊文學大多停留在對菊之外形、功效之描寫，但陶淵明詠菊以後，文人逐漸轉向對菊之品格的讚頌。

唐宋是詠菊文學發展最爲鼎盛的時期，其數量乃是歷代詠菊文學中最爲龐大的，內容也是最廣泛的。據學者統計，唐代平生僅寫過一首詠菊詩詞的詩人共 151 人，占詩人總數的 61%，而寫過十首以上詠菊詩詞的詩人僅佔詩人總數的 7%。宋代則分別爲 49%和 12%（岳薇、戴思蘭，2002：83）。由此見得，菊文化在唐代仍屬大眾文化，到了宋代已成爲文人士大夫的專屬文化。

據學者張桂鳳之數量統計，《全宋詞》中“菊”與“黃花”意象一共出現 1156 次，數量僅次於排行第一、出現 3705 次的“梅”意象。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寫菊意象多達 56 次（“菊”出現 41 次，“黃花”出現 15 次），乃宋代寫菊最多的詞人，蘇軾詞中之“菊”意象一共出現 13 次，王之道 10 次，黃庭堅 21 次，劉克莊 21 次，李曾伯 25 次，劉辰翁 27 次……晁補之 17 次（張桂鳳，2006：8）。由以上各代表詞家之統計數據得以見得，幾乎所有宋代的著名詞人都在詠菊，菊花到了宋代已完全進入文人的生活之中，他們借菊詠志、借菊抒情。在菊文化發展昌盛的大環境下，菊意象與各文人不同的人生經歷結合，間接促成其內涵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第四章 《稼軒詞》菊意象之分類與其意蘊

據筆者數量統計，《稼軒詞》中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56 次，其中包括“菊” 41 次，“黃花” 15 次。如先前所言，辛棄疾乃宋代詞人中菊花意象使用量排行第一的，菊花意象使用量僅次於辛棄疾的是劉辰翁，其詞中的菊意象（包括黃花）僅出現 27 次，使用量不及稼軒一半。可見，辛棄疾在菊花意象使用量上有明顯偏多的傾向，其筆下被頻密使用之菊意象究竟具有怎樣的意蘊內涵呢？本章就將針對《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之意蘊內涵進行分類探析，進一步了解辛棄疾所要表達的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

在辛棄疾筆下的眾多菊意象當中，菊所象徵的意蘊內涵是不同且豐富的，為求清楚明瞭，筆者根據菊意象的屬性將其分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是指與屈原意象和陶淵明意象共同使用的菊意象；壽菊意象是指出現在壽詞中，常用以祝賀他人延年益壽的菊意象；言愁菊意象是指出現在言愁詞中，用以道出詞人各種愁緒的菊意象；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則包括了言重陽習俗的菊意象和一些辛棄疾較少使用的菊意象，如詠友誼之菊、言人生領悟之菊等。

據表一（見附錄二）顯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24 次（屈原菊意象 4 次、陶淵明菊意象 20 次）、壽菊意象出現 5 次、言愁菊意象出現 9 次，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18 次（分類見附錄二的表二）。以下將分節逐一探討。

第一節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第一類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之意蘊

菊花人格象徵之意義的生成始於其進入文學作品以後。戰國是最早出現菊花詩詞的年代，將菊花寫入文學作品最早見於屈原的《離騷》，而將菊花作為觀賞對象並進行人工栽培則始於東晉大詩人陶淵明。他們把菊花寫入文學，開始了菊花意象之使用，如果說屈原乃菊花意象的開創者，那麼陶淵明便是菊花意象的奠基者。

屈原的詩歌繼承了《詩經》之比興手法，賦予花木鳥獸人的思想感情。通讀《離騷》和《九歌》，不難發現鳥獸草木意象比比皆是，香花芳草已佔據屈原生活的一大部分。這些“香花芳草”意象都被賦予美好的人、事、物，表達了屈原對自身高潔品格的追求、對賢才之愛戴與建功立業的參與之心。在屈原眾多的“香花芳草”意象之中，提及“菊”的有三處，分別為《離騷》、《九歌》與《九章》。

屈原（1983）《離騷》云：“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仕途不順的屈原一心想為國立功，眼見自己年歲漸長，卻未有所作為，擔心的是自己高潔的名譽未立。於是他以菊花飽經風霜、耐寒不俗的品格為依託，寄寓了對自身高潔傲霜品格的珍愛，表達了一種不同流合污的獨立意志。

《九歌·禮魂》云：“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跨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屈原，1983：84）。”《九歌》是屈原據民間祭神樂歌

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關於《禮魂》，歷朝學者分歧較大。王逸《楚辭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黃靈庚，2007：988）。”故今人陳子展（1988）以為“《禮魂》是為祭祀十神成禮之後，又傳歌作樂，以娛樂眾神而作，不是為祭祀任何一神而作（503）。”而清代王夫之（1975）則認為“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終古無絕，則送神之曲也”（45）。此說法是目前學術界較為認同的。屈原在《九歌》之中提及無數的香花芳草，卻在最後一首送神之曲以“春蘭”和“秋菊”作結，用其喻清平世界，用其貫穿組詩各篇，可見蘭與菊在屈原心中的地位之高，是如此珍貴神聖之物，是“終古無絕”的美好靈物。

《九章·惜誦》云：“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郁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愿春日以為糗芳（屈原，1983：127）。”

《九章》是屈原（1983）“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120）”所作。當時屈原遭讒被疏，左右為難，去也不是，留也不是，又不願與違道者同流合污，故其“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郁結而紆軫”。經過反覆思慮，最後只好“擣木蘭以矯蕙兮”、“播江離與滋菊兮”，喻潔身自保，遠離污淖復雜的社會，決然獨處。此處的菊被賦予了高潔自保的品格。雖然“菊”在屈原作品中僅出現了的三次，卻已具有高潔品格的象徵內涵，後人常以屈原崎嶇坎坷的身世自比，屈原所言之菊也常被引用，形成了屈原菊意象。

關於菊意象之生成，除了歸功於屈原的開拓，陶淵明更是功不可沒。縱觀中國文壇，凡是說到菊花必定提及陶淵明。辛棄疾（1993）《浣溪沙》云：“自有淵明始有菊，若無和靖即無梅（366）。”是陶淵明賦予了菊花意義，使之能以高崇的姿態存在于文學之中。劉克莊在其《病後訪梅九絕》（其九）

中提及：“菊得陶翁名愈重，蓮因周子品尤尊（劉克莊撰，2003：106）。”說明菊花是因有陶淵明的欣賞才名聲大震。民國黃岳淵（1985）在其《花經》中提及：“溯自晉代陶淵明對菊東籬、命酒獨酌之後，雅人逸士，多踵其事而效之，並以陶之愛菊與周之愛蓮並為美談。菊占百花中最高品秩，能傲寒霜，獨矜晚節，花稀而碩大，莖疏而勁直，香淡而清芬，色美而鮮麗，故菊稱逸品良有以也（460）。”自從陶淵明吟誦菊花以後，世人紛紛仿效，菊花高潔傲霜、堅毅自持之品格常被後人所引用。陶淵明的作品中共有五處提及菊花，分別於《歸去來兮辭》、《九日閒居》、《和郭主簿二首》、《飲酒》（其五）和《飲酒》（其七）。

《歸去來兮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陶淵明，1979：161）。”儘管舊居已接近荒廢，松菊仍與陶淵明同在，菊花成爲了陶淵明隱居田園生活之伴侶，具有隱逸之象徵。再者，李善注引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說明漢代蔣詡隱居，在舍前開闢了三徑，僅有羊仲和求仲二人得以往來。此處的“三徑”具有隱逸之象徵。陶淵明將菊花與象徵隱居的“三徑”相提並論，賦予了菊花高風亮節的隱逸人格。

《九日閒居》云：“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陶淵明，1979：39）。”可見陶淵明愛重九，也愛菊花。“秋菊盈園”說明此菊乃陶淵明在其屋前屋後特意栽種。“九華”，指重九之花，即菊花。此處表明陶淵明愛菊、種菊之目的，因為菊花能吃。在重陽節飲酒配菊花多指飲菊花酒，飲菊花酒不只能夠“祛百慮”，還可以“制頹齡”，即延年益壽。自此以後，文人一提重九，就想起陶淵明，也想起陶淵明飲酒配菊。

《和郭主簿二首》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陶淵明，1979：61）。”說明菊花之燦爛，使樹林都開朗明亮起來了。陶淵明以松菊並稱，將菊花的地位提升到與“霜下杰”之松同列，凸顯了其堅貞秀麗的品格。

《飲酒》其五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1979：89）。”此句乃陶淵明最廣為人知的詩句之一。“悠然”，指悠遠貌、閒適貌。詩人遠離世俗，因採菊而見南山，心與山悠然交會，從大自然中悟出真理、迴歸自我，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就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我之境也。……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王國維，2005：2）。”再者，此處的菊花是恬淡悠閒田園生活的象徵。陶淵明忘情與東籬之下，其心靈的安適與自得是受後人所羨慕嚮往的。

《飲酒》其七云：“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陶淵明，1979：90）。”由此見得，陶淵明是在清晨時分帶露採菊，古時道家注重養生延壽，露水常被使用為煉丹煉藥材料之一，故推斷陶淵明種菊採菊多半是為了養生。“泛”字較常用于飲酒或喝茶，“忘憂物”指代酒，陶淵明常飲菊花酒，浮菊花與酒上，飲之則可以忘卻世間之繁瑣之事。此處的秋菊象徵高潔與退隱，菊在陶淵明筆下化作超然物外、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

陶淵明以其高潔的人格與優秀的作品引起後世強烈的感情共鳴，後人常把陶淵明的借代意象、話語意象、生活場景意象群、生活情趣意象或“歸”意象群與菊意象做結合，一併使用，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陶淵明菊意象。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據表一顯示，菊意象在稼軒詞中一共出現了 56 次，而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就佔據了 24 次，其中屈原菊意象出現 4 次（其中兩次兼屬陶淵明菊意象），陶淵明菊意象出現 20 次。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是辛棄疾筆下描寫最多的菊意象類型，可見兩者對其的影響是深遠的，其中是否存在什麼因素？而辛棄疾筆下之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又是如何？以下將詳盡探討之。

屈原創造“香草”意象旨在表現其政治熱情，學者金開誠（1996）指出：“他巧妙地運用了比興的藝術，使抽象化的政治熱情得到生動具體而豐富多彩的表現（24）。”由於政治境遇上的失意，他只好全心全意的投入創作，將其政治熱情寄託于文學之中。“香草”意象就在懷才不遇、政治失意的心裡基礎上所創造的，故其常被後世政治失意者所引用。

在眾多宋代詞人當中，最愛寫菊，遭遇、心裡與屈原極為相近的就是辛棄疾。黃梨莊《詞苑叢談》言辛棄疾“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轉引自徐鈺，2005：250）”。辛棄疾雖才能出眾，卻無處施展，滿腔忠義憤激無處發洩，只好全心投入于詞中。他用屈原菊意象與香草意象來表達對屈原的仰慕與追求，悲歎政治失意之悲涼。他在《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中言：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辛棄疾，1993：317）。

稼軒此詞化用了許多屈原（1983）的詩句，分別為“余既”三句借用《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10）”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門外”二句借用《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180-181）”、“悲莫悲”二句借用《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72）”。僅僅一首詞就化用了七句屈原的詩句，可見其愛國精神和失意情懷，這些悲憤勃郁之情只有屈原才能夠與之相比，將之容納。“秋菊更餐英”寫屈原餐菊之習，借屈原菊意象之飽經風霜、耐寒不俗的品格言其潔身自好，勤修美德。

《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中“與客朝餐一笑落英飽便歸休（辛棄疾，1993：407）”，此處同樣化用屈原（1983）詩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寫其與客人一同飽餐秋菊之落英，心滿意足，表達了辛棄疾菊隱之樂趣和價值。有別於屈原的是，辛棄疾在寫菊之餘，注入了更濃郁的國家之慨，更顯豪放沉郁。

再者，《水調歌頭·賦松菊堂》言：“手把離騷讀遍，自掃落英餐罷，杖屨曉霜濃（辛棄疾，1993：441）。”此處“落英”，指菊之落花。閱讀《離騷》、餐落英，都表明辛棄疾當時正過著屈原式的高潔生活，說明他們情趣相投。《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中提及“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辛棄疾，1993：92）”，辛棄疾注入了屈原《離騷》式的情感，顯示出遭排擠而理想幻滅的詞人，以餐秋菊、佩春蘭的方式，表達其政治批判的心理。以上四闕詞所寫之菊皆屬屈原菊意象。

如前所言，辛棄疾乃宋代寫菊最多的詞人，而陶淵明與菊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故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有多達三分之一（20篇）都屬陶淵明菊意象。

再者，辛棄疾基於政治處境的相同對陶淵明有特殊的喜好，可說是陶淵明的知音，故在其詞作中大量出現陶淵明菊意象一點也不稀奇。

辛棄疾擅於引用典故、前人詩詞與話語，其筆下的菊意象經常與一連串陶淵明意象貫穿成詞，如《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

路入門前柳。到君家悠然細說，淵明重九。歲晚淒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更風雨東籬依舊。陡頓南山高如許，是先生拄杖歸來後。山不記，何年有。是中不減康廬秀。倩西風為君喚起，翁能來否？鳥倦飛還平林去，雲肯無心出岫。賸準備新詩幾首。欲辨忘言當年意，慨遙遙我去羲農久。天下事，可無酒！（辛棄疾，1993：446）

此處的“淵明”、“東籬”是陶淵明的借代意象；“悠然”、“鳥倦飛”、“云無心出岫”、“欲辨忘言”、“羲農”是陶淵明的話語意象；“門前柳”、“南山”、“康廬”是陶淵明的生活場景意象；“重九”、“黃花入手”是陶淵明的生活情趣意象，一連串意象群全屬陶淵明意象，辛棄疾將“黃花”意象放入其中，歸隱田園、淡然處世之情懷意味甚濃。另見其他詞作，如《新荷葉·再賦傅巖叟悠然閣》：

種豆南山，零落一頃為萁。歲晚淵明，也吟草盛苗稀。風流剗地，向尊前采菊題詩。悠然忽見，此山正繞東籬……是中真趣，問騁懷游目誰知。無心出岫，白云一片孤飛（辛棄疾，1993：488）。

詞中之“淵明”乃陶淵明的借代意象；“種豆南山”、“草盛苗稀”、“採菊”、“悠然”、“是中真趣”、“云無心出岫”都是陶淵明的話語意象；“東籬”則屬陶淵明的生活場景意象，這些也都屬陶淵明意象。由此看出，辛棄疾一般不會單獨使用菊意象，而是會借代其他意象群來突顯、表達共同的思

想感情。他借代陶淵明意象來結合菊意象，表達自身政治失意之潦倒、渴望歸隱田園的情懷。

再者，從稼軒詞菊意象中得以看出詞人對陶淵明之景仰。辛棄疾（1993）《浣溪沙》言：“自有淵明方有菊（366）”，表明自從陶淵明寫出了傳誦千古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詠菊名句以後，從此菊的名聲日益擴增。《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云：“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辛棄疾，1993：448）。”說明千百年來黃菊每年都盛開，但能寫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者，就只有陶淵明一人。辛棄疾借代陶淵明意象來寫菊，不僅道出了陶淵明在詠菊史上不可動搖的領先地位，也道出了自己對陶淵明的崇拜與尊敬。

把陶淵明視為景仰對象的詞作還有《念奴嬌·重九席上》的“須信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辛棄疾，1993：459）。”辛棄疾認為，千年以來，談得上情懷高妙的不凡人物的，只有辭去彭澤縣令而歸隱，後來“採菊東籬”的陶淵明。又《鷓鴣天·和章泉趙昌父》的“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風（辛棄疾，1993：405）。”此處寫陶淵明的超脫與情趣，對於人間紛紛擾擾之事，陶淵明只是一笑了之，而于蕭瑟秋風之中把菊東籬，聊以自娛。

菊在辛棄疾（1993）的筆下與陶淵明緊緊相扣，刻畫出意義更為鮮明的陶淵明菊意象，如《浣溪沙·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的“赴陶元亮菊花期（307）”和《生查子·民瞻見和，復用前韻》的“松菊陶潛宅（204）”。依辛棄疾所言，天下菊花繽紛盛開的時期似乎就是陶淵明菊花期；庭院種滿松菊的住宅，似乎就是陶淵明的住宅。此後世人凡提及菊花開，必定聯想陶淵明；凡提及陶潛宅，必定聯想松菊盈園。

除了對陶淵明“採菊東籬”崇拜的描寫，辛棄疾（1993）也寫陶淵明對菊花之愛戴，如《水調歌頭·賦松菊堂》云：“淵明最愛菊，三徑也栽松（441）。”此處直用其意，說明陶淵明最愛菊花，除了菊花，他也愛松柏，因此把松菊栽種于三徑之中。菊是花之隱者，松是歲寒三友，具有笑傲風霜之品格。陶淵明愛松菊，正是以松菊孤芳傲然之品格自況。再者，《水調歌頭·九日遊雲洞，和韓南澗尚書韻》云：“今日復何日，黃菊為誰開。淵明謾愛重九，胸次正崔嵬（辛棄疾，1993：128）”，又《蝶戀花》：“歲月何須溪上記，千古黃花，自有淵明比。（126）”言因為陶淵明最愛菊，所以千古黃菊只為陶淵明而開。詞人表面像是代陶淵明寫心，其實是借淵明抒懷。寫淵明“胸次正崔嵬”，其實隱然自愈，是在寫自己胸中的森森塊壘。“歲月”三句以陶淵明自比，希望自己能與陶淵明一樣，以悠然淡泊之態落職閒居。由上得知，辛棄疾之所以對菊意象情有獨鍾想必與陶淵明愛菊息息相關。

稼軒詞中也有部份的陶淵明菊意象表明了辛棄疾本身對菊的沉醉，對田園生活的熱愛。例如《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云：“甚黃菊如雲，朝吟暮醉，換不回頭（辛棄疾，1993：407）。”此處寫辛棄疾種菊之多，朝夕與菊花相處，其隱于菊的程度已到了無人能阻擋的境界。又《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云：“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辛棄疾，1993：144）。”此處清楚言明辛棄疾種菊之習性乃學習自陶淵明。儘管酒興詩情並不完全與陶淵明相同，但他仍希望能與陶淵明一樣，遠離世間紛擾，過著悠然閑淡的田園生活。又《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云：“道如今吾亦愛吾廬，多松菊（辛棄疾，1993：505）。”言詞人愛在棲息之地栽種許多的松與菊，同樣寫的是其對田園生活的熱愛。

小結

綜上所述，菊作為一種審美評價高的植物意象，與屈原閒適從然的生活方式結合，構成了象徵人品內涵的屈原菊意象。辛棄疾筆下的屈原菊意象象徵的是一種高潔、堅貞的美好品格，是屈原眾多的“香草”意象之一，其在比興手法的運用下與象徵腐敗官場的“惡草”對立。辛棄疾在其仕途中三遭彈劾，被迫罷官歸隱，與屈原的政治經歷相似，雖有滿腔富國熱血，卻無處可施，心中鬱悶，只好借菊自比。

陶淵明菊意象則是在象徵清高品格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菊花清貞絕古之性在與陶淵明意象的結合下，衍生出隱逸、歸隱之象徵。菊意象的文化內涵在陶淵明意象的襯托下提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辛棄疾借陶淵明菊意象，寫自己對陶淵明的崇敬、對菊之喜愛、對遠離塵世迴歸田園的嚮往。雖說辛棄疾乃陶淵明之知音，但由於身處年代之不同，兩人的處境不盡相同。菊是辛棄疾與陶淵明溝通的橋梁，辛棄疾唯有通過賞菊、種菊、餐菊，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第二節 壽菊意象

第一類 壽菊意象之意蘊

祝壽是中華民族尊老敬賢的一種傳統習俗，其是在一種封建倫理常規的思想根底下，以歡愉恭敬之基調進行的禮俗活動。中國最早的祝壽文學應當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詩經》多處可見祝壽之辭，如《小雅·楚茨》提及：“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李學勤主編，1999：813）”、“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李

學勤主編，1999：815）”，又《豳風·七月》提及：“萬壽無疆（李學勤主編，1999：507）”等等。

由於統治階級對長生之幻想，君臣貴族相繼奉承，祝壽盛典普及化，祝壽文學也隨之蓬勃發展。至宋代，祝壽習俗深入民間，與婉約雅正為宗的詞體緊密結合，成為文人作曲填詞的題材之一。宋代歌舞升平，歌妓制度的昌盛刺激了壽詞壽曲的創作。據學者張桂鳳（2006）統計，《全宋詞》中以壽誕生辰為題的壽詞，約有 1813 首（24）。壽詞數量多，象徵富貴長壽、吉祥如意等意涵的花草動物意象也多，菊花就是其中之一。

壽詞中的菊花意象一般具有延年益壽的思想內涵，從菊花的其他別稱如延年、長生、更生、長壽花、延壽客等就能看出這一點。菊花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意涵象徵是因為古人相信其具有延年益壽的功效。早在三國時期，曹丕的《九日與鍾繇書》記載：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佳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群木庶草，無有射而生。至於芳菊芬然獨榮……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祝彭祖之壽（巖可均，1999：1088）。

此處說明菊花與九月九日重陽節之關係。九為陽數，與“久”諧音，因此也有長長久之象徵。而在眾多花草樹木之中，唯獨菊花在九月分綻開，因此菊花也被象徵長久、長壽。這是對重陽節以菊祝壽較早、較為詳盡的敘述，其不僅表明了九月九日重陽節的淵源，也道出了菊花具有增強體魄、延年益壽之功效。

再者，漢魏六朝的筆記小說也有記載，漢代應劭（1980）《風俗通義》載：

南陽鄴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花，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負挖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為夭。菊花輕身益氣，令人堅強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鄴縣月送水三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廖（401）。

以上記載顯示，凡是飲用了菊花滋潤過的泉水，就能使百病痊愈，活得更久。菊花能“輕身益氣，令人堅強”是上至司空太尉等官吏，下至平民百姓皆曉得的，可見漢代起人們對菊花能增強體質、延年益壽的功能已經深信不疑。另，南朝梁宗懔（1985）《荊楚歲時記》載：

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飲宴。”隋杜公瞻注：“九月九日宴會不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配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122）。

重陽節設宴慶祝之習俗從漢至宋都深受重視。由此見得，在重陽節飲菊花酒、賞菊，寄寓著延年益壽的文化內涵已深入人心。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壽菊意象

菊花以其別於一般花卉的特質與功效獲得延年益壽之象徵，成為後代文人常引以祝壽的意象之一。辛棄疾作為宋代寫菊最多的詞人，除了對陶淵明菊意象之偏愛，也寫壽菊意象。據表一統計顯示，在辛棄疾眾多菊意象描寫之中，共有 5 處使用了壽菊意象，而且皆出自於壽詞。

辛棄疾（1993）筆下的壽菊意象一般伴隨著其他象徵延年益壽、青春永駐的詞語共同使用，如其《醉花陰·為人壽》：

黃花漫說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綠鬢不驚秋，若鬪尊前，人好花堪笑。 蟠
桃結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島。何日跨歸鷺，滄海飛塵，人世姻緣了（282）。

詞中的“黃花”、“綠鬢”、“蟠桃”和“三山”都是具有延年益壽、長生不老象徵內涵的詞語，是詞人用以向被壽者祝壽的吉祥用語。“黃花”用來比喻被壽者身體健壯、延年益壽，“綠鬢”則是對被壽者青春永駐之讚美。詞人以“蟠桃”比被壽者，言其子孫眾多；以“三山”比被壽者之所，言其就像住在瀛洲、方壺、蓬萊三神山上的仙人一樣，擁有長生不老之本領。

辛棄疾擅於寫壽詞，其壽詞不僅俗記之詞鮮少，在用語和構思上給人清新之感。其筆下的壽菊意象往往表達其他思想意涵，而延年益壽之意隱然其中。如《念奴嬌·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余和韻》唱道：

看公風骨，似長松磊落，多生其節……紫雲如陣，妙歌爭唱新闕。 尊酒一
笑相逢，與公臭味，菊茂蘭須悅……祝公長似，十分今夜明月（辛棄疾，1993：
498）。

這是一首向趙晉臣祝壽之詞，詞的上片稱頌趙晉臣之高尚品節，詞的下片望其建功立業，祝壽之意隱然其中。《樂府指迷·壽曲》云：“壽曲最難做。切宜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秋百歲”之類。須打破舊曲規模，只形容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沈義父，1981：78）。”因此，此作當為壽詞佳作。詞中的壽菊意象用以表明詞人與趙晉臣之關係，彼此如蘭似菊，臭味相投，關係密切。辛棄疾以菊花為壽，卻不侷限于其長壽的刻板內涵中，實在難能可貴。

另見《朝中措·為人壽》與《朝中措》：

年年金蕊豔西風，人與菊花同。霜鬢輕春重綠，仙姿不飲長紅。 焚香度日
盡儘從容，笑語調兒童：一歲一杯為壽，從今更數千鐘（辛棄疾，1993：294）。

年年黃菊豔秋風，更為拒霜紅。黃似舊時宮額，紅如此日芳容。 青青未老，
尊前要看，兒輩平戎。試釀西風為壽，西江綠水無窮（辛棄疾，1993：294）。

一般壽詞常出現“壽酒”、“壽香”、“老人星”、“千秋百歲”之類的濫俗之詞，然而辛棄疾這兩闕詞卻一字未提，反而還創造出新的祝賀語，如“年年金蕊豔西風，人與菊花同”。詞人借菊花喻人，不僅點明了被壽者的誕辰，也道出了其不畏風霜的高潔品格。再者，辛棄疾也利用菊之意象釀造祝壽氛圍，如“年年黃菊豔秋風，更為拒霜紅”。詞人借黃菊與有“拒霜”之稱的芙蓉言被壽者的誕辰是在秋季，通過對菊與芙蓉之色彩描寫營造出秋景之美，為下文的祝壽之詞奠定了基礎。

辛棄疾筆下的壽菊意象也有飲黃花酒延年益壽之意涵，如其《水調歌頭·壽趙漕介菴》：

千里渥洼種，名動帝王家。金鑿當日奏草，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
待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辛棄疾，1993：6-7）。

“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寫詞人勸欣逢誕辰的友人暫且放下手中漕務（趙介菴乃漕司），把酒對菊。此處的“黃花”一語雙關：一指菊花，以點名節令，說明被壽者的誕辰在重陽節前幾日；另指菊花酒，在重陽節飲菊花酒，具有延年益壽之文化內涵。

小結

縱觀以上五闕壽詞得以見得，辛棄疾時而以菊花之高潔品格喻人，時而以菊花點明節令，時而以菊花指代菊花酒，但絕大部份都隱然兼具延年益壽之祝壽意蘊。菊花作為其創作壽詞所使用的意象之一，不僅顯得格外清新，還突破了一般壽詞在用詞煉句之侷限。這間接提高了壽詞的審美藝術價值，並且展現了辛棄疾在創作上的卓越表現。

第三節 言愁菊意象

第一類 言愁菊意象之意蘊

宋代文人用詩文來表達對國家的抱負、對社會的關注，用詞來抒發生活中的兒女私情、憂慮情愫。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曰：“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王國維，2005：24）。”詩文與詞各自分工。詞作為文人抒發內心細膩感受的載體，承載了“詩之所不能言”的兒女私情、離愁別恨、壯志難酬的身世之慨等，言愁詞故此而生。

傷春悲秋、嘆老惜時是宋代言愁詞重要的抒情模式，文人常以其抒發自身的身世之愁、家國之愁、閑愁等。關於傷春悲秋，初唐詩人盧照鄰曾說：“春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闌；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為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為之鮮歡（轉自介心，

1995：未知）。”詩人具體的闡述了四季變化帶給人們的心裡影響，其中春與秋季最常誘發世人悲傷淒涼之感，即所謂的傷春悲秋。

秋，是西風蕭瑟，花殘葉凋的季節。世人悲秋，是對萬物由盛轉衰，因時光飛逝而感到落寞悲哀。悲秋是一種比傷春更為悲涼深長的內心情愫。文人的心思細膩敏銳，季節的更替往往觸動了他們內心不為人知的悲涼，因此他們常將這些情感發洩于文學作品之中。

由悲秋衍生而來的即是嘆老惜時。四季更替乃大自然之規律，文人對秋天之感受往往是由自然之秋聯想至人生之秋。自然之秋草木搖動、萬物凋零，大地陷入沉睡之中，但只要捱過冬天，大自然又會從死寂中甦醒過來，迎接它的即是百花齊放、陽光普照的美好春天。但人生之秋一旦降臨，就再也沒有重來的機會，故文人常因此而感歎歲月流逝。隨年紀漸老，壯志難酬之痛油然而生，及時行樂顯得更為重要。

《禮記·月令》載：“季秋之月……鞠有黃華（李學勤主編，1999：532-533）。”菊，也作鞠。說明菊花乃秋末盛開。秋末盛開的花卉極為少數，故菊花常被文人用以描寫秋天。宋代言愁詞常以菊花之盛開描寫秋之景象，以菊花之凋零悲歎秋之將去。花開花謝時光短促，向來多愁善感的詞人在面對菊花時更容易產生生命苦短的感慨，從而嘆老惜時。菊花常伴隨著其他意象群共同表達詞人難以言喻之“愁”，因其具有豐富的象徵內涵，故此“愁”可以是人生之愁、閑愁、家國之愁等。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言愁菊意象

據表一顯示，《稼軒詞》中悲秋嘆老的言愁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9 次，數量僅次于 20 次的陶淵明菊意象（其他菊意象出現 18 次，但分類眾多，故不算在內）。在這 9 次當中，絕大部份菊意象都是用以言詞人的人生之愁，而國愁、閑愁也占少數。

以菊花言人生之愁的詞作有《鷓鴣天》：

髮底青青無限春，落紅飛雪謾紛紛。黃花也伴秋光老，何似尊前見在身。
書萬卷，筆如神。眼看同輩上青雲。箇中不許兒童會，只恐功名更逼人（辛棄疾，1993：417）。

這是一首言人生感慨的詞作，上片寫應當珍惜現在身，下片寫功名逼人。“黃花也伴秋光老”言菊花也會隨著秋天的過去而枯萎凋零。詞人往往多愁善感，眼見菊之凋零，就聯想起自己也會隨時光的流逝而漸漸老去，從而意識到應當珍惜現在身。

又《西江月·三山作》唱道：

貪數明朝重九，不知過了中秋。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 萬象亭
中殢酒，九仙閣上扶頭。城鴉喚我醉歸休，細雨斜風時候（辛棄疾，1993：317）。

此作抒寫辛棄疾在“三山”的苦悶生活與憂傷心情，全詞以賞菊、飲酒為中心展開描寫。“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說明詞人當時心情低落，因為被憂愁纏身，無法排遣，倒是黃花有情，歲歲重陽依舊盛開。詞人通過讚頌菊花來表達自身對於隱逸生活之嚮往。“殢酒”、“扶頭”都是對醉酒狀態之描

寫，“城鴉”二句則寫醉歸，詞人借酒消愁，雖未明言此人生之愁為何，但愁之深切句句可尋。

又《瑞鷓鴣》：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橋邊酒數杯。人影不隨流水去，醉顏重帶少年來。
疏蟬響澗林逾靜，冷蝶飛輕菊半開。不是長卿終慢世，只緣多病又非才（辛棄疾，1993：558）。

這是辛棄疾晚年隱居瓢泉之作。詞人描寫秋之景色，后觸景生情，委婉地道出了自己的老去與冷淡情懷。幽靜之“林”與半開之“菊”主要是用以表明情思的產生時間，即是指秋季。“疏蟬”與“冷蝶”則是用以象徵生命力逐漸消耗的詞人。詞人以菊花伴隨其他意象描寫秋天寒冷寂寞之景象，營造出嘆老惜時之基調，悲歎時光流逝之愁情。

另見《瑞鷓鴣》：

膠膠擾擾幾時休？一出山來不自由。秋水觀中山月夜，停雲堂下菊花秋。
隨緣道理應須會，過分功名莫強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辛棄疾，1993：552）。

此詞乃辛棄疾任鎮江知府期間的作品，主要言其對官場生活之厭膩與其欲歸隱山林之意。“菊”在此處有歸隱之內涵，詞人回憶起山中月夜賞菊的悠閒生活，一心想歸隱田園，不需去在乎過分功名，也不需為那些舊愁、新愁而煩心。詞人言及功名、又說到官場不自由，想必此愁與其身世有關，應當是指人生之愁。

辛棄疾也有以菊花言國愁的作品，如《念奴嬌·瓢泉酒酣，和東坡韻》：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休歎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辛棄疾，1993：272）。

詞的上片主要寫身世之愁，但辛棄疾由始至終仍然把抗金復國作為其唯一的功名追求，故也寫其愛國之恨。下片則抒發其耿耿憂國之愁，詞人把其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失望和悲痛寫在一塊，憂愁淒涼之感愈加濃厚。“休歎”三句寫黃菊雖然凋零，但嚴冬之際仍有寒梅爭相開放。菊花是詞人寫自己的化身，具有孤傲之品格，梅花則借指後繼晚輩，言愛國之士後繼有人。

再者，辛棄疾也以菊花寫閑愁，如《蝶戀花·用前韻，送人行》唱道：

意態慙生元自好。學畫鴉兒，舊日偏他巧。蜂蝶不禁花引調，西園人去春風少。春已無情秋又老。誰管閑愁，千里青青草。今夜倩簪黃菊了。斷腸明日霜天曉（辛棄疾，1993：178）。

這是一首描寫辛棄疾閑愁離恨的送別詞。從“畫鴉兒”、“簪黃菊”推斷，辛棄疾送的應該是位女子。詞的上片主要描寫這位女子，寫其慙、其巧、其去。下片寫閑愁，即閒暇而興愁。“千里草”指“董”，稼軒所送之人很可能是個姓董的女子。此閑愁因“千里草”而生，言明了詞人與董氏女子的關係，更為末尾二句埋下伏筆。“今夜”二句寫送行，詞人為董氏女子簪上黃菊為她送行，明日一早她將離去，真令人難受！菊作為詞人送別之物，似乎與古人折柳送別具有相同內涵。

小結

縱觀以上幾首辛棄疾的言愁詞，不難發現菊意象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菊花出現在蕭瑟秋景之中，常常引起詞人聯想至人生之秋，因時光流逝、好景不在，悲涼感觸由然而生。辛棄疾愛以菊言愁，因為菊之花開花落讓其聯想起身世之愁的悲涼，菊之傲然孤芳讓其聯想起家國之愁的憂慮，菊之隱逸閒適讓其

聯想起公務之愁的煩惡，菊之豔麗嬌貴讓其聯想起離別之愁的痛苦。因為菊意象的內涵豐富，故菊能言盡許多愁。

第四節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第一類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之意蘊

重陽節為農曆九月初九，又名重九、九月九、菊花節等。宋代《事物紀原》載：“九日登高始於桓景（高承撰，2003：226）。”桓景乃東漢名人，可見重陽節早在東漢時期就已萌芽。晉代葛洪（1985）《西京雜記》曾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19-20）。”此處的“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皆是重陽節之習俗，戚夫人又受寵于漢高祖劉邦，由此見得重陽節之習俗在漢以前就已存在。

重陽節在唐代受到官方正式確立，至宋代已成為一個普天同慶的大節日，北宋孟元老（1956）《東京夢華錄》對重陽節做了詳盡的敘述：

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糕遣送……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下旬即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燒獻故也（51）。

孟元老描繪了一幅北宋汴京繁華熱鬧的重陽節景象。整個汴京都被繽紛色彩、爭豔奪目的菊花覆蓋，種類繁多，供世人欣賞。店家都以菊花裝飾店鋪以吸引

客人。老百姓紛紛到郊外登高、參加宴會，並以菊花糕相送。遊人到禪寺參加齋會，購買冥衣焚燒祈福。可見，重陽節的傳統習俗是非常豐富的，宋人對此節日也相當重視。

重陽節大多數的傳統習俗都與菊花有關，如賞菊、詠菊、飲菊花酒、食菊花糕、簪菊等。菊花成為了重陽節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故文人常以菊花象徵重陽節。重陽菊往往具有吉祥如意、延年益壽的思想內涵。文人借菊寫重陽，有的是以其吉祥、健康之象徵來歌頌重陽節，有的是出於對陶淵明喜愛的緣故（陶淵明愛重九），有的則是通過寫菊來抒發身逢重陽的內心感觸等。

關於其他菊意象，由於其意蘊內涵是極為豐富多樣的，故筆者只能略談一二。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云：“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1997：79）”，重陽菊花開，遊子獨在異鄉，往往想起從前重九都是與朋友結伴登高賞菊，而如今眼前遍地菊花卻獨自過節，難掩心中的悲哀。那些被當作“異客”的文人常以菊花詠友誼，回憶從前一起登高賞菊的美好回憶，抒發自己對朋友的深深思念。

再者，每年晚秋時分其他花卉都已紛紛凋落，唯有菊花迎風傲霜，爭先怒放。故文人借菊花凌霜傲雪的品格喻人之清高堅毅。文人也常借菊意象配合其他草木花卉意象、昆蟲意象等一同描寫自身對於生活的體驗，這些菊意象往往被賦予不同的意蘊內涵，以更貼切地表達出各詞人對於人生的領悟。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據表二顯示（見附錄二），《稼軒詞》中重陽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6 次（但僅分佈于 4 首詞作中），歌頌友誼之菊意象出現 4 次，象徵清高堅毅品格之菊意象、言人生領悟之菊意象各別出現了 3 次，而言女子行為之菊意象和作為木樨兒曹之菊意象各出現 1 次。這些菊意象除了重陽菊以外都是辛棄疾較少使用的，故筆者將它們歸類為其他菊意象。

正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佳節是遊子特別容易陷入思鄉、思親之愁的時刻。身逢重陽卻獨在異鄉，思愁之苦難耐卻無人告知，故文人常通過描寫重陽來抒發內心寂寞悲涼的感觸，辛棄疾就是其中之一。辛棄疾（1993）《生查子·和夏中玉》唱道：

一天霜月明，幾處砧聲起。客夢已難成，秋色無邊際。旦夕是重陽，菊有黃花蕊。只怕又登高，未飲心先醉（569）。

這是一首羈旅詞，主要描寫辛棄疾重陽節客中思鄉的情懷。詞的上片借助秋景的描寫表達客夢難成，下片則著重描寫對親人的思念。詞人通過寫“菊”、“黃花蕊”來表明節令，即重陽將近。古時重陽節有一家團聚，登高賞菊、飲菊花酒之習俗。如今菊花即將盛開，詞人卻孤身異鄉，思鄉、思親之苦不言而喻。

稼軒不只以重陽菊表達思鄉、思親之情懷，也以重陽菊懷念古人，見其《玉樓春》：

瘦筇倦作登高去，卻怕黃花相爾汝。嶺頭拭目望龍安，更在雲煙遮斷處。

思量落帽人風度，休說當年功紀柱。謝公直是愛東山，畢竟東山留不住（辛棄疾，1993：397）。

這首詞同樣在寫重陽節登高，但重點卻不在賞菊，也不在於懷念親友，而是在於懷念古人。首二句通過寫無心登高賞菊，巧妙地暗示詞人當時的複雜心情。下片則寫吊古懷人，懷念孟嘉，否定馬援，對謝安也略有微詞。詞人通過寫重陽菊懷念起古人，隨後又因吊古懷人而衍生出歸隱的想法，整闕詞意緒貫通。

稼軒也以重陽菊喻人之品格，見《鷓鴣天·尋菊花無有，戲作》：

掩鼻人間臭腐場，古來惟有酒偏香。自從來住雲烟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老伴，共秋光。黃花何處避重陽？要知爛熳開時節，直待西風一夜霜（辛棄疾，1993：432）。

此詞雖標明“戲作”，但卻並非遊戲之作，而是表明辛棄疾斷絕官場之念的態度與無畏風骨。上片言官場之腐敗與歸隱之樂。下片轉到題目“尋菊無有”上。“秋光”三句言欲與老伴共賞重陽秋色，不料卻菊花無覓，好像菊花故意避開重陽似的。結尾兩句則言菊花要待西風嚴霜之後方才開始盛開，詞人以重陽菊意象隱然透露出自己凜然無畏的氣魄。

除了重陽菊意象，辛棄疾也以菊詠友誼，如其《浪淘盡·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風月追陪，扁舟千里興佳哉。不似子猷行半路，卻掉船回。

來歲菊花開，記我清杯。西風雁過瑱山臺。把似倩他書不到，好與同來（辛棄疾，1993：481）。

這是一首送吳子似縣尉的送別詞。詞的上片寫送別。詞人通過描寫兩人的親密關係表達其對吳子似的堅貞友誼。詞的下片寫別後。詞人以菊花意象言來年重

陽佳節，菊花開時，會憶起從前一起登高賞菊、飲菊花酒賦詩的美好生活。詞人以此表達其對於吳子似的思念，贊詠他們之間的友誼。

以黃菊贊詠友誼的詞句還有《新荷葉·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再用韻》的“秋以為期，西風黃菊開時。拄杖敲門。任他顛倒裳衣（辛棄疾，1993：488）。”此處明言詞人與友人相約定的時間為秋天，是秋高氣爽、黃菊盛開的時節。“拄杖敲門”言來訪者之無拘無束，“顛倒衣裳”言受訪者的急急忙忙。詞人通過描寫與友人相約賞菊之情景，道出了兩人樂趣相投之樂與相約之快。

辛棄疾（1993）還以菊花言清高堅毅之品格，如其《念奴嬌·贈夏成玉》的“雪裏疏梅，霜頭寒菊，迴與餘花別（570）。”這出自一首贈答詞。此處，詞人以梅、菊贊詠夏成玉，說起就如“雪裏疏梅”，冰清玉潔；又如“霜頭寒菊”，笑傲風霜。不怕苦，不媚俗，遺世獨立，超群出眾，具有堅強而又高尚的人格。另見《念奴嬌·用韻答傅先之》的“丁寧黃菊，未消勾引蜂蝶（辛棄疾，1993：460）。”此句同樣出自贈答詞，是辛棄疾以詞代書答傅先之所作。詞人以菊花作比，告誡傅先之應當善於自持，保持自身高潔堅毅之品格。

再者，辛棄疾（1993）也以菊意象配合其他草木花卉意象、昆蟲意象等言人生之領悟，如其《鷓鴣天·有感》：

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車方載太公歸。水質寂寞空山裡，卻有高人賦采薇。

黃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時。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間自在飛（415）。

這首詞主要寫詞人對於出處不齊的感憤與理悟。上片感懷人世的出處不齊，頗有人世不平的憤慨之情。下片則以菊花、蜜蜂和蝴蝶為喻，說明出處不齊是自然之理，頗見他以理遣情、自我開解的用心。稼軒以菊花為引子，引起他對自

然界生物“出處不齊”的關照。同是采花時節，蜜蜂采花釀蜜是多麼地辛苦，而蝴蝶卻是多麼輕鬆自在地在花間飛舞。詞人以蜜蜂喻“出”，以蝴蝶喻“處”，通過這樣的隱喻將“出處不齊”的憤恨轉化成了對它的理悟和處樂于出的自我安慰。

另見《臨江仙·再用圓字韻》：

窄樣金杯教換了，房櫳試聽珊珊。莫教秋扇雪團團。古今悲笑事，長付後人看。記取桔槔春雨後，短畦菊艾相連。拙於人處巧於天。君看流地水，難得正方圓（辛棄疾，1993：391）。

此作乃稼軒止酒後所作，主要寫其止酒生活與心態。詞人以菊、艾意象描寫對於人生之領悟。詞人提出無論是以桔槔取水，還是天降春水，生在短畦中的菊和艾都會受到滋潤而成長發育。每件事物都有其各自的發展特點，無論是菊或艾，都會按隨各自的基因發展自己的模樣，這是任何人工天巧都沒法達到的，就像無人能夠改變流水形式的方與圓一樣。詞人以此道出了人要是缺乏教育的約束，任其任性發展，其後果是極為有害的。

倫外表，菊花相較於其他花卉並不出眾，故文人鮮少使用菊意象來寫女子的美貌與行為。辛棄疾（1993）除了寫重陽習俗女子簪菊以外，以菊意象言女子行為的詞作僅出現一次，見其《臨江仙》的“手撚黃花無意緒，等閒行盡回廊（392）。”此句出自一首描寫秋日相思之情的詞作。詞人描寫女主人公的室內活動，言其雖然手撚黃花，卻無意觀賞，只是在走廊上來回走動。通過對女主人公行為細節的描寫，把其煩躁不安、心緒不寧的心理狀態都勾勒了出來。

再者，辛棄疾往往以菊象徵美好的事物，但也有以菊作為配角，襯托其他花卉意象的詞作，這類用法是較為少見的，《稼軒詞》中僅出現一篇，即《踏莎行·賦木樨》：

弄影闌干，吹香崑谷。枝枝點點黃金粟。未堪收拾付薰爐，窗前且把離騷讀。

奴僕葵花，兒曹金菊……（265）。

這是一首詠物詞。雖然提及菊花，但所詠之物並非菊花，而是木樨，即桂花。詞人表明葵花和菊花雖與木樨顏色相同，但卻無其風韻，只不過是木樨的奴僕、兒曹罷了。稼軒向來對菊花情有獨鍾，對其清高堅毅之品格也相當敬仰，此作通過貶低菊意象來提高木樨的地位，很可能乃憤恨之辭。

小結

縱觀以上所舉的詞作得以看出，辛棄疾以重陽菊表達其思鄉、思親之情懷，這是因為菊乃重陽習俗不可或缺之要素，詞人身逢重陽卻獨在異鄉，思愁難耐卻無人傾述，只好將內心寂寞悲涼之感觸抒發於詞中。辛棄疾還以菊意象歌頌友誼，通過描寫與友人一同登高賞菊、飲菊賦詩之美好回憶來表達其對朋友之思念，贊詠友誼之珍貴。再者，辛棄疾以菊花象徵清高堅毅之品格，通過引菊作比，讚頌友人之高潔品格，也由此告誡他者應當保持如菊一般之高潔品格。辛棄疾還通過賦予菊意象不同的象徵意涵來提出其對生活的領悟，此外其他較少使用的菊意象類型還有言女子行為之菊意象和作為木樨兒曹之菊意象。雖然這些菊意象類型是辛棄疾較少使用的，但其充分體現了稼軒筆下菊意象意蘊內涵的豐富性。

結語

縱觀《稼軒詞》中所出現的 56 次菊意象，不難發現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的意蘊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其所要表達的內心情感與思想也是相當充實多樣的。從《稼軒詞》菊意象卷次分佈一覽表（見附錄表三）得以看出，在 56 次菊意象之中，分佈於卷二與卷四的菊意象多達 44 次，其遠遠超過了其它卷次所出現的次數總和（12 次）。《稼軒詞》卷二主要收錄稼軒歸隱帶湖之詞，而卷四則收錄其歸隱瓢泉之詞，可見辛棄疾寫菊最多的時期就在其一生中仕途最為潦倒、被迫歸隱之時，故菊意象承載了他內心崎嶇復雜的思想感情。

據筆者統計觀察，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是辛棄疾寫得最多的菊意象類型。稼軒在其仕途中三遭彈劾，被迫罷官歸隱，其經歷與屈原的政治經歷相似，雖有滿腔富國熱血，卻無處可施，心中鬱悶只好借菊自比。他把菊與屈原閒適從然的生活方式結合，構成了象徵人品內涵的屈原菊意象，其筆下的屈原菊意象象徵的是一種高潔、堅貞的美好品格。辛棄疾賦予菊意象屈原《離騷》式的情感，顯示出遭排擠而理想幻滅的詞人，以餐秋菊、佩春蘭的方式，表達其政治批判的心理。

再者，辛棄疾借陶淵明菊意象寫自己對陶淵明的崇敬、對菊之喜愛、對遠離塵世迴歸田園的嚮往。辛棄疾一般不會單獨使用菊意象，而是會借代其他意象群來突顯、表達共同的思想感情。他借代陶淵明意象來結合菊意象，表達自身政治失意之潦倒、渴望歸隱田園的情懷。菊是辛稼軒與陶淵明溝通之橋梁，辛棄疾唯有通過賞菊、種菊、餐菊，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這類型菊意象是最能抒發其心中失意不平的思想感情的，故在使用數量上也是最多的。

辛棄疾也愛以菊言愁，據筆者統計，其言愁菊數量是僅次于陶淵明菊意象的。辛棄疾以菊言愁，因為菊之花開花落讓其聯想起身世之愁的悲涼，菊之傲然孤芳讓其聯想起家國之愁的憂慮，菊之隱逸閒適讓其聯想起公務之愁的煩惡，菊之豔麗嬌貴讓其聯想起離別之愁的痛苦。正因為菊意象的內涵豐富，故菊能言盡他的許多愁。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辛棄疾以菊意象寫壽詞，雖然壽菊意象在《稼軒詞》中的使用率不高，但憑其在藝術成就上的突破是值得筆者一提的。壽詞是各詞作中較難創作的，詞人在寫祝壽詞時容易陷入措辭用句過於俗套之陷阱，但辛棄疾在這一點上卻極具新意，他以菊花為壽，而不侷限于壽詞長壽的刻板內涵中，實在難能可貴。縱觀辛棄疾寫壽菊之詞，時而以菊花之高潔品格喻人，時而以菊花點明節令，時而以菊花指代菊花酒，但絕大部份都隱然兼具延年益壽之祝壽意蘊。菊花作為其創作壽詞所使用的意象之一，顯得格外清新。

除了以上幾種菊意象，辛棄疾也寫重陽菊。重陽節大多數的傳統習俗都與菊花有關，如賞菊、詠菊、飲菊花酒、食菊花糕、簪菊等，菊花可說是重陽節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故辛棄疾常以菊花寫重陽。辛棄疾借菊寫重陽除了是想以其吉祥、健康之象徵來歌頌重陽節，也是出於自身對陶淵明喜愛的緣故。他也通過菊之描寫來抒發身逢重陽的內心感觸，不只以重陽菊表達思鄉、思親之情懷，也以重陽菊懷念古人。《稼軒詞》中還有許多表達其他意蘊內涵的菊意象，如歌頌友誼之菊意象、象徵清高堅毅品格之菊意象、言人生領悟之菊意象、言女子行為之菊意象與作為木樨兒曹之菊意象。由於第四章已逐一論述，故筆者在此不談，只想由此強調菊意象意蘊內涵之豐富性多樣。

通過《稼軒詞》菊意象研究，筆者得以窺探出辛棄疾內在心裡的思想感情與意志。在此，筆者綜合以上對《稼軒詞》中所有菊意象意蘊內涵之探析成果，嘗試推斷辛棄疾偏愛寫菊的原因。筆者以為稼軒愛寫菊的原因有六：其一，菊花高潔傲霜、堅毅自持之特性能貼切地表達詞人高潔之品格；其二，菊花高風亮節的隱逸人格符合詞人對歸隱田園之嚮往；其三，菊意象的意蘊內涵豐富，適合用以表達詞人各種不同的情思意緒；其四，以菊花創作壽詞不僅超凡脫俗，還極具新意；其五，菊作為重陽節不可或缺之元素容易引起詞人每逢佳節思鄉、思親之感觸。其六，菊已完全滲入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詞人創作的靈感來源。

參考文獻

書目

1. 【清】陳廷焯（1986），《詞話叢編·白雨齋詞話》，北京：中華書局。
2. 陳子展（1988），《楚辭直解》，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3. 鄧廣銘（2007），《辛棄疾傳 辛稼軒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 【宋】高承撰（2003），《事物紀原》，《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二〇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鞏本棟著，匡亞明主編（2007），《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辛棄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6. 黃暉撰（1990），《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7. 黃靈庚疏證（2007），《楚辭章句疏證》，北京：中華書局。
8. 黃岳淵（1985），《花經》，上海：上海新紀元出版社。
9. 金開誠（1996），《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0. 李學勤主編（1999），《爾雅註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三經註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1. 李學勤主編（1999），《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註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2. 李學勤主編（1999），《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三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3. 李學勤主編（1999），《周易正義》（【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註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4. 【宋】劉辰翁撰，段大林校點（1987），《劉辰翁集》，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15. 【宋】劉克莊撰（2003），《后村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八〇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劉尊明、王兆鵬著（2012），《唐宋詞的定量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7. 孟元老等著（1956），《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8. 【明】繆希雍撰（2003），《神農本草經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七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戰國】屈原著、【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1983），《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
20. 【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1979），《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
21. 童慶炳（2006），《文學理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2. 【清】王夫之撰（1975），《楚辭通釋》，上海：人民出版社。

23. 【清】王國維（2005），《人間詞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4. 【唐】王維、孟浩然著，曹中孚標點（1997），《王維全集附孟浩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5. 王先霈、胡亞敏主編（2005），《文學批評導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6. 無名氏撰、程毅中點校、【晉】葛洪撰（1985），《燕丹子·西京雜記》，北京：中華書局。
27. 辛更儒編（2007），《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28. 【宋】辛棄疾撰、鄧廣銘箋註（1993），《稼軒詞編年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9. 徐漢明校勘（1997），《辛棄疾全集》，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
30. 【清】徐鉉著，王百里校箋（2005），《詞苑叢談校箋》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
31. 【清】嚴可均輯（1999），《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
32. 葉嘉瑩主編、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編著（2006），《辛棄疾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
33. 【清】葉燮、【清】薛雪、【清】沈德潛著，霍松林、杜維沫校注（1979），《原詩·一瓢詩話·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34. 【漢】應劭撰、吳樹平校點（1980），《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35. 【清】永瑢、紀昀等撰（2003），《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6. 張炎著、夏承燾校注、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1981），《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37. 周裕蒼等編著（2011），《菊韻》，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38. 朱德才選注（1997），《辛棄疾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39. 【南朝梁】宗懔撰、譚麟譯注（1985），《荊楚歲時記》，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期刊論文

1. 多慶（2003），〈試論辛棄疾的祝壽詞〉，《學術交流》，2003年第11期，頁152-155。
2. 介心（1995），〈傷春悲秋各有懷〉，《文科教學》，1995年第1期，頁數未知。
3. 李朝芬（2003），〈試論美人遲暮、傷春悲秋的文化心理內涵〉，《安徽理工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頁80-82。

4. 榮斌（2003），〈一代詠梅成正聲——論宋代詠梅詩詞創作熱〉，《東岳論叢》，2003年第1期，頁113-117。
5. 孫華娟（2003），〈20世紀辛棄疾詞研究論辯〉，《雲夢學刊》，2003年第6期，頁23-25。
6. 王慧剛（2012），〈宋代詠菊詞與陶淵明〉，《芒種》，2012年第11期，頁122-123。
7. 楊林坤（2011），〈梅蘭竹菊“四君子”〉，《世界文化》，2011年第7期，頁41-43。
8. 張榮東（2010），〈論屈原、陶淵明對菊花人格象徵含義生成的貢獻〉，《閩江學刊》，2010年第1期，頁138-141。
9. 張正線（2013），〈論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意境與意象〉，《九江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頁101-108。

學位論文

1. 張桂鳳（2006），《宋詞菊花意象研究》，高等學校教師在職攻讀碩士學位論文，福建師範大學，福建。
2. 張榮東（2008），《中國古代菊花文化研究》，未出版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南京。

會議論文

1. 岳薇、戴思蘭（2002 年 1 月），〈中國古代菊花詩詞研究〉，發表于《中国菊花研究论文集（2002—2006）》，北京：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

卷一：江、淮、兩湖之什

1. 《水調歌頭·壽趙介菴》

千里渥窪種，名動帝王家。金鑾當日奏草，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喚雙成，歌弄玉，舞綠華。一觴為飲千歲，江海吸流霞。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邊去，雲裡認飛車。（辛棄疾，1993：6-7）

2. 《滿江紅》

倦客新豐，貂裘敝征塵滿目。彈短鋏青蛇三尺，浩歌誰續？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翻沉陸。休感慨，澆醞醪。人易老，歡難足。有玉人憐我，為簪黃菊。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酌黃犢。甚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辛棄疾，1993：78）

3. 《水調歌頭·和趙景明知縣韻》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邊來。君如無我，問君懷抱向誰開？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罵，深蟄要驚雷。白髮還自笑，何地置衰頽。五車書，千石飲，百篇才。新詞未到，瓊瑰先夢滿吾懷。已過西風重九，且要黃花入手，詩興未關梅。君要花滿縣，桃李趁時栽。（辛棄疾，1993：81）

4. 《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蓴羹鱸膾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疏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辛棄疾，1993：92）

卷二：帶湖之什

5. 《蝶戀花》

洗盡機心隨法喜。看取尊前，秋思如春意。誰與先生寬發齒。醉時惟有歌而已。歲月何須溪上記。千古黃花，自有淵明比。高臥石龍呼不起。微風不動天如醉。（辛棄疾，1993：126）

6. 《水調歌頭·九日遊云洞，和韓南澗尚書韻》

今日復何日，黃菊為誰開。淵明謾愛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關人何事，政自不能不爾，誰遣白衣來。醉把西風扇，隨處障塵埃。為公飲，須一日，三百杯。此山高處東望，雲氣見蓬萊。翳鳳驂鸞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臺。歸路踏明月，人影共徘徊。（辛棄疾，1993：128）

7. 《水調歌頭·再用韻，呈南澗》

千古老蟾口，雲洞插天開。漲痕當日，何事洶湧到崔嵬。攬土搏沙兒戲，翠谷蒼崖幾變，風雨化人來。萬里須臾耳，野馬驟空埃。笑年來，蕉鹿夢，畫蛇

杯。黃花憔悴風露，野碧漲荒萊。此會明年誰健，後日猶今視昔，歌舞只空臺。
愛酒陶元亮，無酒正徘徊。（辛棄疾，1993：129-130）

8. 《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

婆娑欲舞，怪青山歡喜。分得清溪半篙水。記平沙鷗鷺，落日漁樵，湘江上，
風景依然如此。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十里漲春波，一
棹歸來，只做箇五湖范蠡。是則是一般弄扁舟，爭知道他家，有箇西子。（辛
棄疾，1993：144）

9. 《蝶戀花·用前韻，送人行》

意態憨生元自好。學畫鴉兒，舊日遍他巧。蜂蝶不禁花引調，西園人去春風少。
春已無情秋又老。誰管閒愁，千里青青草。今夜倩簪黃菊了。斷腸明月霜天曉。
（辛棄疾，1993：178）

10. 《鷓鴣天·重九席上作》

戲馬臺前秋雁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傾
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重九日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辛
棄疾，1993：191）

11. 《生查子·民瞻見和，復用前韻》

誰傾滄海珠，簸弄千明月？喚取酒邊來，軟語裁春雪。人間無鳳凰，空費穿
雲笛。醉裏卻歸來，松菊陶潛宅。（辛棄疾，1993：204）

12. 《臨江仙·醉宿崇福寺，寄祐之弟。祐之以僕醉先歸》

莫向空山吹玉笛，壯懷酒醒心驚。四更霜月太寒生。被翻紅錦浪，酒滿玉壺冰。
小陸未須臨水笑，山林我輩鍾情。今宵依舊醉中行。試尋殘菊處，中路候淵明。
（辛棄疾，1993：208）

13. 《滿江紅·送徐撫幹衡仲之官三山，時馬叔會侍郎帥閩》

絕代佳人，曾一笑傾城傾國。休更歎舊時青鏡，而今華髮。明日伏波堂上客，
“老當益壯”翁應說。恨苦遭鄧禹笑人來，長寂寂。詩酒社，江山筆。松菊
徑，雲煙屐。怕一觴一詠，風流弦絕。我夢橫江孤鶴去，覺來卻與君相別。記
功名萬里要吾身，佳眠食。（辛棄疾，1993：249）

14. 《踏莎行·賦木樨》

弄影闌干，吹香崑谷。枝枝點點黃金粟。未堪收拾付薰爐，窗前且把離騷讀。
奴僕葵花，兒曹金菊。一秋風露清涼足。傍邊只欠箇姮娥，分明身在蟾宮宿。
（辛棄疾，1993：265）

15. 《念奴嬌·瓢泉酒酣，和東坡韻》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
名，酒壚身世，可惜蒙頭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之傑。休嘆黃菊凋零，孤
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裡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鴻明滅。萬事從教，浮雲來去，
枉了衝冠髮。故人何在？長庚應伴殘月。（辛棄疾，1993：272）

16. 《醉花陰·為人壽》

黃花漫說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綠鬢不驚秋，若鬪尊前，人好花堪笑。蟠桃結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島。何日跨歸鸞，滄海飛塵，人世因緣了。（辛棄疾，1993：282）

17. 《金菊對芙蓉·重陽》

遠水生光，遙山聳翠，霧煙深鎖梧桐。正零瀼玉露，淡盪金風。東籬菊有黃花吐，對映水幾簇芙蓉。重陽佳致，可堪此景，酒釀花濃。追念景物無窮。歎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黃英紅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黃金印，座中擁紅粉嬌容。此時方稱情懷，盡拼一飲千鍾。（辛棄疾，1993：284）

18. 《沁園春·期思舊呼奇獅，或云碁師，皆非也。余考之荀卿書云：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屬弋陽郡。此地舊屬弋陽縣。雖古之弋陽、期思，見之圖記者不同，然有弋陽則有期思也。橋壞復成，父老請余賦，作沁園春以證之》

有美人兮，玉佩瓊琚，吾夢見之。問斜陽猶照，漁樵故里；長橋誰記，今古期思？物化蒼茫，神遊彷彿，春與猿吟秋鶴飛。還驚笑：向晴波忽見，千丈虹霓。覺來西望崔嵬，更上有青楓下有溪。待空山自薦，寒泉秋菊；中流卻送，桂棹蘭旗。萬事長嗟，百年雙鬢，吾非斯人誰與歸。憑闌久，正清愁未了，醉墨休題。（辛棄疾，1993：290）

19. 《朝中措》

年年黃菊豔秋風，更有拒霜紅。黃似舊時宮額，紅如此日芳容。青青未老，尊前要看，兒輩平戎。試釀西江為壽，西江綠水無窮。（辛棄疾，1993：294）

20. 《朝中措·為人壽》

年年金菊豔西風，人與菊花同。霜鬢經春重綠，仙姿不飲長虹。焚香度日儘從容。笑語調兒童：一歲一杯為壽，從今更數千鍾。（辛棄疾，1993：294）

卷三：七閩之什

21. 《浣溪沙·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

細聽春山杜宇啼，一聲聲是送行詩。朝來白鳥背人飛。對鄭子真巖石臥，赴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誦北山移。（辛棄疾，1993：307）

22. 《西江月·三山作》

細貪數明朝重九，不知過了中秋。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萬象亭中殢酒，九仙閣上扶頭。城鴉喚我醉歸休，細雨斜風時候。（辛棄疾，1993：317）

23. 《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錢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畹，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杯酒，問何似，身後

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

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辛棄疾，1993：317）

卷四：瓢泉之什

24. 《蘭陵王·賦一丘一壑》

一丘壑，老子風流占卻。茅蒼上，松月桂雲，脈脈石泉逗山腳。尋思前事錯，惱殺，晨猿夜鶴。終須是，鄧禹輩人，錦繡麻霞坐黃閣。長歌自深酌。看天闊鸞飛，淵靜魚躍，西風黃菊香噴薄。悵日暮雲合，佳人何處，芻蘭結佩帶杜若。入江海曾約。遇合。事難托。莫繫磬門前，荷蕢人過，仰天大笑冠簪落。待說與窮達，不須疑著。古來賢者，進亦樂，退亦樂。（辛棄疾，1993：357）

25. 《浣溪沙》

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須詩句與推排。不然喚近酒邊來。自有淵明方有菊，若無和靖即無梅。只今何處向人開？（辛棄疾，1993：366）

26. 《臨江仙》

冷雁寒雲渠有恨，春風自滿余懷。更教無日不花開。未須愁菊盡，相次有梅來。多病近來渾止酒，小槽空壓新醅。青山卻自要安排。不須連日醉，且進兩三杯。（辛棄疾，1993：371）

27. 《鵲橋仙·贈人》

風流標格，惺松言語，真箇十分奇絕。三分蘭菊十分梅，鬥合就一枝風月。
笙簧未語，星河易轉，涼夜厭厭留客。只愁酒盡各西東，更把酒推辭一霎。

（辛棄疾，1993：384）

28. 《臨江仙·再用圓字韻》

窄樣金杯教換了，房櫳試聽珊珊。莫教秋扇雪團團。古今悲笑事，長付後人看。
記取桔槔春雨後，短畦菊艾相連。拙於人處巧於天。君看流地水，難得正方圓。

（辛棄疾，1993：391）

29. 《臨江仙》

手捻黃花無意緒，等閑行盡回廊。捲簾芳桂散餘香。枯荷難睡鴨，疎雨暗添塘。
憶得舊時攜手處，如今水遠山長。羅巾浥淚別殘粧。舊歡新夢裏，閒處卻思量。

（辛棄疾，1993：392）

30. 《玉樓春·用韻答傅巖叟、葉仲洽、趙國興》

青山不解乘雲去，怕有愚公驚著汝。人間踏地出租錢，借使移將無著處。 三
星昨夜光移度，妙語來題橋上柱。黃花不插滿頭歸，定倩白雲遮且住。（辛棄
疾，1993：395）

31. 《玉樓春》

瘦筇倦作登高去，卻怕黃花相爾汝。嶺頭拭目望龍安，更在雲煙遮斷處。思
量落帽人風度，休說當年功紀柱。謝公直是愛東山，畢竟東山留不住。（辛棄
疾，1993：397）

32. 《鷓鴣天·和章泉趙昌父》

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風。細看爽氣今猶在，惟有南山一似翁。情
味好，語言工。三賢高會古來同。誰知止酒停雲老，獨立斜陽數過鴻。（辛棄
疾，1993：405）

33. 《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

路傍人怪問：此隱者，姓陶不？甚黃菊如雲，朝吟暮醉，喚不回頭。縱無酒成
悵望，只東籬搔首亦風流。與客朝餐一笑，落英飽便歸休。古來堯舜有巢由，
江海去悠悠。待說與佳人：“種成香草，莫怨靈修。”“我無可無不可”，意
先生出處有如丘。聞道問津人過，殺雞為黍相留。（辛棄疾，1993：407）

34. 《鷓鴣天·有感》

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車方載太公歸。誰知寂寞空山裏，卻有高人賦采薇。黃菊
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時。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間自在飛。（辛棄疾，
1993：415）

35. 《鷓鴣天》

髮底青青無限春，落紅飛雪謾紛紛。黃花也伴秋光老，何似尊前見在身。 書
萬卷，筆如神。眼看同輩上青雲。箇中不許兒童會，只恐功名更逼人。（辛棄
疾，1993：417）

36. 《鷓鴣天·尋菊花無有，戲作》

掩鼻人間臭腐場，古來惟有酒偏香。自從來住雲煙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
老伴，共秋光。黃花何事避重陽？要知爛熳開時節，直待西風一夜霜。（辛棄
疾，1993：432）

37. 《鷓鴣天·席上吳子似諸友見和，再用韻答之》

翰墨諸君久擅場，胸中書傳許多香。都無絲竹啣杯樂，卻看龍蛇落筆忙。 閒
意思，老風光。酒徒今有幾高陽？黃花不怯西風冷，只怕詩人兩鬢霜。（辛棄
疾，1993：433）

38. 《水調歌頭·醉吟》

四座且勿語，聽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禽。鴻雁初飛江上，蟋蟀
還來牀下，時序百年心。誰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 歡多少，歌長短，酒淺
深。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閑處直須行樂，良夜更教秉燭，高會惜分陰。
白髮短如許，黃菊倩誰簪。（辛棄疾，1993：441）

39. 《水調歌頭·賦松菊堂》

淵明最愛菊，三徑也栽松。何人收拾，千載風味此山中。手把離騷讀遍，自掃落英餐罷，杖履曉霜濃。皎皎太獨立，更插萬芙蓉。水潺湲，雲瀕洞，石巒嵒。素琴濁酒喚客，端有古人風。卻怪青山能巧，政爾橫看成嶺，轉面已成峯。詩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辛棄疾，1993：441-442）

40. 《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

路入門前柳。到君家悠然細說，淵明重九。歲晚淒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更風雨東籬依舊。陡頓南山高如許，是先生拄杖歸來後。山不記，何年有。是中不減康廬秀。倩西風為君喚起，翁能來否？鳥倦飛還平林去，雲自無心出岫。賸準備新詩幾首。欲辨忘言當年意，慨遙遙我去羲農久。天下事，可無酒！（辛棄疾，1993：446）

41. 《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

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悠然政須兩字長笑退之詩。自古此山元有，何事當時纔見，此意有誰知。君起更斟酒，我醉不須辭。回首處，雲正出，鳥倦飛。重來樓上，一句端的與君期。都把軒窗寫遍，更使兒童誦得，歸去來兮辭。萬卷有時用，植杖且耘耔。（辛棄疾，1993：448）

42. 《念奴嬌·重九席上》

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須信採菊東籬，高

情千載，只有陶彭澤。愛說琴中如得趣，絃上何勞聲切。試把空杯，翁還肯道：何必杯中物。臨風一笑，請翁同醉今夕。（辛棄疾，1993：459）

43. 《念奴嬌·用韻答傅先之》

君詩好處，似鄒魯儒家，還有奇節。下筆如神疆押韻，遺恨都無毫髮。炙手炎來，掉頭冷去，無限長安客。丁寧黃菊，未消勾引蜂蝶。天上絳闕清都，聽君歸去；我自癯山澤。人道君才剛百煉，美玉都成泥切。我愛風流，醉中傾倒，丘壑胸中物。一杯相屬，莫孤風月今夕。（辛棄疾，1993：460）

44. 《浪淘盡·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風月追陪，扁舟千里興佳哉。不似子猷行半路，卻棹船回。來歲菊花開，記我清杯。西風雁過瑱山臺。把似倩他書不到，好與同來。（辛棄疾，1993：481）

45. 《新荷葉·再題傅巖叟悠然閣》

種豆南山，零落一頃為萁。幾晚淵明，也吟草盛苗稀。風流劃地，向尊前采菊題詩。悠然忽見，此山正繞東籬。千載襟期，高情想像當時。小閣橫空，朝來翠撲人衣。是中真趣，問騁懷遊目誰知。無心出岫，白雲一片孤飛。（辛棄疾，1993：488）

46. 《新荷葉·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再用韻》

物盛還衰，眼看春葉秋萁。貴賤交情，翟公門外人稀。酒酣耳熱，又何須幽憤裁詩。茂林修竹，小園曲迳疏籬。秋以為期，西風黃菊開時。拄杖敲門，任他顛倒裳衣。去年堪笑，醉題詩醒後方知。而今東望，心隨去鳥先飛。（辛棄疾，1993：488）

47. 《念奴嬌·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余和韻》

看公風骨，似長松磊落，多生奇節。世上兒曹都蓄縮，凍芋旁堆秋甍。結屋溪頭，境隨人勝，不是江山別。紫雲如陣，妙歌爭唱新闕。尊酒一笑相逢，與公臭味，菊茂蘭須悅。天上四時調玉燭，萬事宜詢黃髮。看取東歸，周家叔父，手把元龜說。祝公長似，十分今夜明月。（辛棄疾，1993：498）

48. 《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

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盤華屋。還又要萬間寒士，眼前突兀。一舸歸來輕似葉，兩翁相對清如鵠。道如今吾亦愛吾廬，多松菊。人道是，荒年穀；還又似，豐年玉。甚等閑卻為，鱸魚歸速？野鶴溪邊留杖屨，行人牆外聽絲竹。問近來風月幾篇詩？三千軸。（辛棄疾，1993：505）

卷五：兩浙、鉛山諸什

49. 《瑞鷓鴣》

膠膠擾擾幾時休？一出山來不自由。秋水觀中山月夜，停雲堂下菊花秋。隨緣道理應須會，過分功名莫強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辛棄疾，1993：552）

50. 《瑞鷓鴣》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橋邊酒數杯。人影不隨流水去，醉顏重帶少年來。 疎蟬響澗林逾靜，冷蝶飛輕菊半開。不是長卿終慢世，只緣多病又非才。（辛棄疾，1993：558）

卷六：補遺

51. 《生查子·和夏中玉》

一天霜月明，幾處砧聲起。客夢已難成，秋色無邊際。 旦夕是重陽，菊有黃花蕊。只怕又登高，未飲心先醉。（辛棄疾，1993：569）

52. 《念奴嬌·贈夏成玉》

妙齡秀發，湛靈臺一點，天然奇絕。萬壑千巖歸健筆，掃盡平山風月。雪裏疏梅，霜頭寒菊，迴與餘花別。識人青眼，慨然憐我疏拙。 遐想後日蛾眉，兩山橫黛，談笑風生頰。握手論文情極處，冰玉一時清潔。掃斷塵勞，招呼蕭散，滿酌金蕉葉。醉鄉深處，不知天地空闊。（辛棄疾，1993：570）

附錄二 《稼軒詞》菊意象之數量統計表

表(1)：《稼軒詞》菊意象分類一覽表

菊意象類型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壽菊意象	言愁菊意象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分類見表二）
	屈原菊意象	陶淵明菊意象			
菊意象詞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 《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 • 《水調歌頭·賦松菊堂》（兼陶淵明菊意象） • 《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兼陶淵明菊意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鷓鴣天·和章泉趙昌父》 • 《念奴嬌·重九席上》 • 《蝶戀花》（洗盡機心隨法喜） • 《水調歌頭·九日游云洞，和韓南澗尚書韻》 • 《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 • 《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水調歌頭·壽趙漕介菴》 • 《念奴嬌·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余和韻》 • 《醉花陰·為人壽》 • 《朝中措》（年年黃菊澹秋風） • 《朝中措·為人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念奴嬌·瓢泉酒酣，和東坡韻》 • 《西江月·三山作》 • 《蝶戀花·用前韻，送人行》 • 《鷓鴣天·席上吳子似諸友見和，再用韻答之》 • 《瑞鷓鴣》（期思溪上日千回） • 《鷓鴣天》（髮底青青無限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鷓鴣天·尋菊花無有，戲作》（“菊”一次，“黃花”一次） • 《生查子·和夏中玉》（“菊”一次，“黃花”一次） • 《玉樓春》（瘦筇倦作登高去） • 《滿江紅》（倦客新豐） • 《念奴嬌·贈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浣溪沙》（百世孤芳肯自媒） • 《臨江仙·醉宿崇福寺，寄祐之弟。祐之以僕醉先歸》 • 《浣溪沙·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 • 《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 • 《鷓鴣天·重九席上作》 • 《滿江紅·送徐撫幹衡仲之官三山，時馬叔會侍郎帥閩》 • 《金菊對芙蓉·重陽》（“菊”二次，“黃花”一次） • 《蘭陵王·賦一丘一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沁園春·期思舊呼奇獅，或云菴師，皆非也。余考之荀卿書云：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屬弋陽郡。此地舊屬弋陽縣。雖古之弋陽、期思，見之圖記者不同，然有弋陽則有期思也。橋壞復成，父老請余賦，作沁園春以證之》 • 《水調歌頭·醉吟》 • 《瑞鷓鴣》（膠擾擾幾時休） 	<p>成玉》</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鵲橋仙·贈人》 • 《浪淘沙·送吳子似縣尉》 • 《臨江仙·再用圓字韻》 • 《念奴嬌·用韻答傅先之》 • 《臨江仙》（手捻黃花無意緒） • 《玉樓春·用韻答傅巖叟、葉仲洽、趙國興》 • 《鷓鴣天·有感》 • 《水調歌頭·和趙景明知縣韻》 • 《踏莎行·賦木樨》 • 《臨江仙》（冷雁寒雪渠有恨） • 《新荷葉·趙茂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生查子·民瞻見和，復用前韻》 • 《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 • 《水調歌頭·再用韻，呈南潤》 • 《新荷葉·再題傅巖叟悠然閣》 			<p>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再用韻》</p>
--	--	---	--	--	----------------------------

<p>相關意象、詩句 與典故</p>	<p>“余既滋蘭九畹， 又樹蕙之百畹”—— 《離騷》、餐 英、濯吾纓、“悲 莫悲生離別，樂莫 樂新相識”—— 《九歌》、《離 騷》、香草、秋菊 堪餐</p>	<p>淵明、三徑、松、 東籬、止酒、停 云、采菊、陶彭 澤、琴中得趣、重 九、白衣來、悠 然、鳥倦飛、軒 窗、植杖、耘耔、 五柳、南山、歸 來、康廬、雲無心 出岫、欲辨忘言、 羲農、陶元亮、吾 亦愛吾廬、陶令、 松菊徑、東籬菊、 進亦樂退亦樂、陶 潛宅、范蠡、種豆 南山、悠然</p>	<p>鬢方鴉、長松、元 龜、綠鬢、蟠桃、 宮額、西江綠水、 金蕊、重綠</p>	<p>愁萬里、蒙頭雪、 孤鴻、浮雲、愁、 殢酒、扶頭、閑 愁、千里草、斷 腸、兩鬢霜疏蟬、 冷蝶、秋光老、百 年雙鬢、清愁</p>	<p>重陽、客夢、登 高、落帽人、玉 人、簪菊、蘭菊 梅、短畦菊艾、浥 淚、黃花插滿頭</p>
<p>出現次數</p>	<p>4</p>	<p>20</p>	<p>5</p>	<p>9</p>	<p>18</p>
<p>總數：56</p>					

表（2）：《稼軒詞》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分類一覽表

菊意象 類型	重陽菊意象	其他菊意象				
		詠友誼之菊意象	象徵清高堅毅 品格之菊意象	言人生領悟之 菊意象	言女子行為之 菊意象	作為木樨兒曹 之菊意象
菊意象 詞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鷓鴣天·尋菊花無有，戲作》（“菊”一次，“黃花”一次） • 《生查子·和夏中玉》（“菊”一次，“黃花”一次） • 《玉樓春》（瘦筇倦作登高去） • 《滿江紅》（倦客新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玉樓春·用韻答傅巖叟、葉重洽、趙國興》 • 《新荷葉·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再用韻》 • 《水調歌頭·和趙景明知縣韻》 • 《浪淘盡·送吳子似縣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念奴嬌·贈夏成玉》 • 《鷓鴣仙·贈人》 • 《念奴嬌·用韻答傅先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臨江仙》（冷雁寒渠有恨） • 《臨江仙·再用圓字韻》 • 《鷓鴣天·有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臨江仙》（手捻黃花無意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踏莎行·賦木樨》
出現次 數	6	4	3	3	1	1
總數	18					

表（3）：《稼軒詞》菊意象卷次分佈一覽表

卷數	卷一 宦遊江、淮、兩湖之詞	卷二 歸隱帶湖之詞	卷三 宦遊三山之詞	卷四 歸隱瓢泉之詞	卷五 再官兩浙與終歸鉛山之詞	卷六 補遺
次數	4	18	3	26	2	3